京剧彙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八十二集

梵王宮

紫金鎖

碧玉簪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编

第八十二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員会编辑



北京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



京剧彙編（第八十二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3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4・插頁：2・字數：88,000

1560＊1月第1版　　19C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200册

統一書号：10071・459　定价：（7）0.37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剧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传統剧目，得到保存、传播、继承和发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极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淸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继承戏剧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将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传，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传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传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发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专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录



梵王宫

李燕生藏本

提要

南宋亡后，遺臣团练使刘福通在梵王宫削发为僧，广收徒众，思图复宋灭元。一日，福通寿辰，僧俗徒众前来祝寿，元世襲万户侯耶律寿之妹耶律柳含烟亦至。花云射鵰为福通祝寿，柳含烟見其艺高貌美，心甚爱慕，思念成疾。

宋臣韓世忠之后韓梅，因救好友郭广卿，曾借耶律寿白銀二十两。耶律寿欲謀夺韓梅之妻雪娘，勾通县官，竟改借据为二千两，逼韓以雪娘为质。花云母子見义勇为，共議救韓夫妻。云乔装雪娘偕母混进耶律府，并約定福通、韓梅等待机相助。花云母子入府后，得耶律寿妻托氏之助，將花云匿于柳含烟房中。二人相見，遂訂白首；更得托氏騙回假借据，潜逃出府。耶律寿即率家人追赶，途中为福通等擒获，又将柳含烟及托氏誆出府門，以柳含烟嫁花云，托氏与韓梅为妻。后且处死耶律寿，杀死洛阳总兵，共同起义。

第　一　場

〔耶律寿上〕

耶律寿　(引)身受皇封，沾雨露，当报君恩。

(詩)先祖大元开国将，

灭却金宋美名揚；

身封万戸将福享，

富貴荣华乐安康。

〔胡为暗上〕

耶律寿　本爵、耶律寿。先祖耶律楚材，兴元有功，敕封世襲万戸侯。月給俸銀三千两，粟米百担，过得倒也快活。只是这些汉民，时与我朝为敌，所以本侯叫本地官員遇有大小諸事，俱报与我知道，免得汉民生事。这几天心中悶悶不乐，心惊眼跳，不知为了何事。我不免去至郊外，熟习弓箭一番，又可射些野味，就是这个主意。胡为！

胡　为　有。

耶律寿　吩咐小子們，准备弓箭，郊外射猎去者！

胡　为　是。(向內)小子們，准备弓箭，郊外射猎呀！

〔四家丁上〕

四家丁　参見侯爷！

耶律寿　弓箭可曾齐备？

四家丁　俱已齐备。

耶律寿　胡为！

胡　为　有。

耶律寿　带馬郊外去者！

胡　为　是。

〔胡为带馬，耶律寿上馬介〕

耶律寿　（唱）先祖开国为宰相，

后輩儿孙享安康。

小子們带路郊外往，

散心射猎走一場。

〔众同下〕

第　二　場

〔郭广卿上〕

郭广卿　胸怀凌云志，运衰未遇时。

俺、郭广卿。自幼习学武艺。是俺家貧，难以度日，只得販卖私盐为生。今将私盐販到洛阳。（向內）伙計們，看守車辆，我到花家看望姐姐去了！

众伙計　（內）啊！

郭广卿　（唱）人生在天地間須立志向，

秉忠孝建功业四海名揚。

只盼望大鵬鳥双翅展放，

那时节才知我惊天儿郎。（下）

第　三　場

〔韓梅上〕

韓　梅　（引）南灭大宋，北平金，元掌乾坤。

（詩）宋衰引辽金，

宇宙南北分；

乾坤屬元帝，

汉臣做庶民。

学生、姓韓名梅字友桂。自宋南迁，二帝被擄，先祖世忠，努力勤王，血战兀朮。自这以后，耶律楚材搬元主入境，北平金邦，南灭大宋。可惜我書香簪纓，尽做庶民，无奈携眷隐居洛阳，苦守桑田。正是：貴从書里覓，富自苦中求。有請娘子！

〔刘雪娘上〕

刘雪娘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韓　梅　娘子請坐！

刘雪娘　告坐。（同坐介）将为妻喚出何事？

韓　梅　我有一言，你且听了！

刘雪娘　官人請講。

韓　梅　（唱）日上三竿照窗櫺，

竹簾日影春暖风輕。

为何不梳妆去对鏡？

貌不正髮不梳两鬢蓬松。

刘雪娘　（唱）梅子香梨花放百草齐动，

叹家寒春衣服尚未做成。

乳母她現时間身染疾病，

因此上机房內无人経营。

韓　梅　（唱）論人生富与貴如同春梦，

說什么享荣华錦綉前程！

隐住在山林下修眞养性，

待时机复中原再显奇能。

娘子，花家大姐今日为何不来帮你？

刘雪娘　她适才借米造飯，言說她兄弟郭广卿来了。

韓　梅　郭广卿乃是我的好友，既然到此，須要备酒致敬。

刘雪娘　既是好友，理应备酒相待。

韓　梅　待我前去沽酒！

(唱)郭广卿抱奇才盖世英俊，
又疏財又仗义四海揚名。
我与他义气投恩情深重，
沽美酒待宾朋聊表寸心。(下)

刘雪娘　(唱)爱宾朋喜武艺情义为重，
必須要沽美酒以礼奉迎。
我这里到厨間菜飯备定，
急忙的洗杯盞怎敢消停。(下)

第　四　場

〔公差甲、公差乙上〕

公差甲　奉命差遣，

公差乙　槪不由己。

公差甲　伙計請啦！

公差乙　請啦！

公差甲　只因郭广卿販运私盐，被官府抄拿啦。他的伙計供出他来，說他到他花家姐姐家中去啦。

公差乙　伙計，誰是他姐姐？

公差甲　你不认得？那卖野味的花大嫂就是他姐姐。

公差乙　花大嫂的家我认識。

公差甲　那么咱們快去办案吧。

公差乙　走着！

〔同下〕

第 五 場

〔花母、郭广卿上〕

郭广卿　（唱）自从那宋朝亡元朝当政，

把許多宋公卿俱废为民。

飢荒年怎能够受这貧困，

沒奈何販私盐闖渡关津。

花　母　兄弟呀！

（唱）自古来为盐商有关文路引，

販私盐关口上設役捕人。

假若是泄漏了官人拿問，

犯国法卖私盐大禍临身。

兄弟，你販私盐无票，倘若被官人拿問，如何是好？

郭广卿　小弟为人敢做敢当，怕他何来！

花　母　还是小心的为是。

郭广卿　我外甥如今一定长大成人了？

花　母　是啊，我产你外甥之时，梦見麒麟前来送子。此子日后必定不凡。

郭广卿　如今多大年紀了？

花　母　今年一十六岁。

郭广卿　他叫什么名字？

花　母　他叫花云。現从韓友桂习学武艺，会使飞刀，七口并发，每日打猎度日。

郭广卿　这也罢了。古語云：有其父必有其子。听說姐姐也曾力敌二虎？

花　母　你說的是姐姐我力敌二虎之事么？那日二虎争食，

我用鋼叉刺死一虎；那一只咆哮扑来，是我側身躲过，复又一叉，这虎当时倒地。人人称奇，都称我为“晋人馮妇。”

郭广卿　可惜天灭大宋，埋沒多少英雄豪杰。

花　母　話虽如此，說也无益。飯熟啦，你且前来用飯！

郭广卿　等外甥回来，一同食用。

〔花云上〕

花　云　（唱）处乱世家貧穷朝夕勤恳，
　　　　擒虎豹射飞雕侍奉母亲。
　　　　有一日山河易时来际运，
　　　　身荣貴与祖先改换門庭。
参見母亲！

花　母　我儿回来啦。上前見过你舅父。

花　云　舅父在上，甥儿叩头！

郭广卿　罢了，一旁坐下。

花　云　遵命！

郭广卿　呀！
（唱）把将星墜落在河南州郡，
　　　　因此上半空中夜現祥云。
　　　　观看他可称得少年英俊，
　　　　这才是积善家天降麒麟。

〔公差甲、公差乙上〕

公差甲　稽查官賦稅，

公差乙　拘拿私盐人。

公差甲　这就是花家。你我闖了进去！

〔公差甲、公差乙进門介〕

花　云　你們是做什么的？

公差甲　郭广卿請啦！

公差乙　你的私盐犯啦，盐已經全部入官。我們奉命拿人。

郭广卿　可有签票？

公差甲　这是火签，你看！

郭广卿　既有火签，你我一同前去！

（唱）明知道販私盐违法犯禁，

都只为利息大不納稅銀。

既泄漏总难免五刑拷問，

禍无門害无根自己相寻。

〔公差甲、公差乙帶郭广卿下〕

花　母　儿呀，快将此事对你韓叔父說知！

花　云　是。（下）

花　母　（唱）見兄弟带枷鎖被人拿問，

不由我战兢兢吓掉三魂。

我这里低下头自己思忖，

但不知这官司何日消停？（下）

第　六　場

〔耶律寿上〕

耶律寿　（唱）我先祖曾做过开国宰相，

扶大元把宋金一齐灭亡。

蒙圣恩封后輩把福来享，

万戶侯受荣华日久天长。

〔胡为暗上〕

耶律寿　本侯、耶律寿。只因近日心中不安，悶悶不乐，不免郊外散心。胡为！

胡　为　有。

耶律寿　带路！

胡　为　是。

耶律寿　（唱）都只为解煩悶閑游散逛，

　　靠先祖开国勛乐享安康。

　　来至在荒郊外举目观望，

　啊！

　　远远的見一人行走仓惶。

　你看，来的是什么人？

胡　为　是韓梅公子。

耶律寿　韓梅行走慌张，必然有事，等他到来，問个明白。

　〔韓梅上〕

韓　梅　（唱）郭广卿他为人旧情不忘，

　　为貪图蝇头利做了私商。

　　此一去他定受五刑官棒，

　　我怎能看英雄受此灾殃！

耶律寿　韓梅兄請了！

韓　梅　給侯爷拜揖！

耶律寿　韓梅兄，为何如此慌张？

韓　梅　侯爷不知，学生有一好友，名喚郭广卿，因販私盐被官府拿去，要写一张保状。学生欲到梵王宫告借銀两，以便搭救我那好友。

耶律寿　有我在此，这有何难？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我酒楼一談。

韓　梅　学生敢不遵命！

　〔众圓場，进門介〕

　〔酒保上〕

酒　保　槽头夜明亮，必有进財人。

原来是侯爷，您是吃酒的嗎？

耶律寿　正是。好酒取来！

酒　保　是。（取酒介）

耶律寿　胡为过来！

胡　为　在。

耶律寿　命你带上几十两銀子，去到衙門替郭广卿納上一张保状，吩咐他們，即刻将郭广卿放出，不得有誤！

胡　为　是。（下）

耶律寿　韓梅兄請！

韓　梅　侯爷請！

耶律寿　（唱）洛阳郡虽然是財主多广，
有势力有錢財車載斗量。
叫县主将你友即时开放，
这小事学生我一面承当。

韓　梅　（唱）羡侯爷家势大无人比抗，
論富貴更胜过王愷石郎。
幸今日得高攀人間天上，
好比作蒹葭草倚玉花堂。

耶律寿　太謙啦。你家先祖的官儿也不小哇！

韓　梅　唉，此一时彼一时也！

〔胡为上〕

胡　为　启禀侯爷：小人替郭广卿納了一张保状，在县內領状释放啦。

耶律寿　好。

韓　梅　管家，用了多少銀两？

胡　为　二十两。

韓　梅　酒保，看紙笔来！

耶律寿　要它何用？

韓　梅　立契一紙。

耶律寿　不用了。

〔酒保上，送紙笔介，韓梅写借契介〕

韓　梅　(念)“立文契人韓梅，洛阳县人。因救朋友，手中不便，借到万戶侯白銀二十两。恐后无凭，立字为証。”侯爷請看！

耶律寿　收了就是。

韓　梅　告辞了！

耶律寿　再飲几杯！

韓　梅　学生还要送領狀。

耶律寿　如此請！

韓　梅　請哪！

(唱)謝过了万戶侯慷慨应允，

一霎时救了我一位故人。

这恩情却教我感激不尽，

从今后結草銜环知恩报恩。

侯爷請了！(下)

耶律寿　(唱)兰英館我和他交杯同飲，

忠良后将門子出众超群。

为朋友借銀两言而有信，

这情意更胜过管鮑分金。

酒保，酒錢在此，我等去也！

〔众分下〕

第　七　場

〔耶律柳含烟上〕

柳含烟　(唱)三月里桃花开顏色鮮艳，

二八的小女子虛度华年。

这几天坐閨楼身体乏倦，

腰肢瘦沒精神不思安眠。

(詩)二八佳人似嬋娟，

寂寞深閨竟日眠；

門高戶大无人問，

空将薄命叹紅顏。

奴家、耶律柳含烟。耶律丞相之女。先君元相。兄长耶律寿，敕封万戶侯。富貴双全，居住洛阳。奴家年长二八，幽居深閨；怎奈紅顏冷落，冰人疏少，花前月下，只有长叹而已！

〔托氏上〕

托　氏　(唱)蝴蝶舞紫燕飞春光滿院，

牡丹开芍葯放斗香爭妍。

向妝台抹脂粉翠眉花鈿，

穿几件錦綉衣花样新鮮。

柳含烟　嫂嫂来了。請坐！

托　氏　有坐。啊姑娘，我家富比石崇，貴似亲王，你为什么愁眉不展，所为何情哪？

柳含烟　你莫把富貴看重了！

托　氏　富貴人所欲焉，怎能看得不重！

柳含烟　昔日宋太祖登基，杜太后不悅，帝問其故，太后答曰：一朝失政，永为庶民，而不可得帝室。皇帝尚且忧富貴之难保，何况臣僚？請看洛阳陌上，宋朝多少公卿，今日如何！

(唱)富与貴誰能够保得永远，

自古来成败事总得由天。

若不信洛阳陌仔細观看，

大宋的公卿后穷居世間。

托　氏　姑娘言之甚是，貧日长，富貴短，如此說来，富貴不如积善哪！

(唱)看世事如浮云轉瞬卽变，

貧莫忧富莫喜輪轉循环。

倒不如念弥陀常常为善，

积阴功修下了来世良緣。

柳含烟　嫂嫂，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今年三月三日，是福通和尚寿辰，我同嫂嫂前去拜寿如何？

托　氏　姑娘要去，正合我意。(向內)丫鬟！

〔丫鬟上〕

丫　鬟　有。

托　氏　传与总管，我与姑娘去梵王宫降香，安排素供寿礼，小轎二乘，大堂伺候！

丫　鬟　是。(下)

托　氏　姑娘，你我各自回房换装。

柳含烟　难得嫂嫂一片誠心哪！

(唱)参神圣总不分富貴貧賤，

有虔心求神佛俱是一般。

托　氏　(唱)观世音也曾救七灾八难，

如来佛設神教感化中原。

〔同下〕

第　八　場

〔刘雪娘上〕

刘雪娘　（唱）杏花开桃花放海棠落瓣，
　　　　暮春景胸怀悶怎消愁煩！
　　　　值芳辰坐前堂风輕云淡，
　　　　黃鶯儿不住的啼唱芳园。
〔花母上〕
花　母　（唱）梵王宫設盛会热鬧好看，
　　　　洛阳郡男和女拜佛参禪。
　　　　携着男抱着女人千人万，
　　　　无非是为来生不受飢寒。
刘雪娘　嫂嫂来了！
花　母　嬸嬸，这厢有礼。前者嬸嬸約定同去梵王宫給福通和尙拜寿。他現在传話出来，不收礼物，但要紅錦三尺，我与你預备下啦。
刘雪娘　我这里也备有紅錦三尺，僧鞋一双。
花　母　你是他亲生女儿，自然与众不同。既是如此，你我前去。
刘雪娘　从命。
　　　　（唱）遭乱世亡国臣东逃西散，
　　　　我的父削了髮护守伽蓝。
　　　　誓不去事大元忠肝义胆，
　　　　因此上开佛門广結善緣。
〔同下〕

第　九　場

〔韓梅、郭广卿上〕
韓　梅　（唱）我当堂递領状落了案卷，
　　　　与書吏和衙役俱送酒錢。

多亏了万户侯他行方便，
放大哥逃出了虎穴龙潭。

郭广卿　賢弟呀！
(唱)巡兵們不过是小人之見，
省刑法薄税斂古圣之言。
既然是在公堂銷了罪案，
就不該把我的私盐入官。

韓　梅　大哥，那边来了一个僧人。

〔僧人上〕

僧　人　曲径通幽处，禪房花木深。

韓　梅
郭广卿　师傅，見礼了！

僧　人　貧僧稽首！

韓　梅　这位是我盟兄郭广卿，同来与老和尚拜寿。

僧　人　請到东廊吃茶。老和尚少刻出堂。

韓　梅
郭广卿　請！

〔众同下〕

第　十　場

〔吹打。四小和尚、刘福通上〕

刘福通　(唱)天地父母生愚賢，
富貴功名不一般。
都知水中难撈月，
哪晓火里能种蓮。

貧僧、刘福通。曾为南宋团練使。不幸国亡家破，在梵王宮削髮为僧，拜灵空长老为师，法名福通。

虽然削髮，恢复山河雄心尚在。老师圓寂，传鉢与我，未到三年，收下徒众三千，俗子万余。貧僧方便法門，葷素齐用，更不戒酒。今日貧僧寿辰，善士弟子等俱送紅錦三尺祝寿。执事僧，有請俗家弟子。

小和尚　有請俗家弟子！

〔四俗家弟子上〕

四弟子　与师傅庆賀千秋！

刘福通　北堂待宴。

四弟子　謝师傅！（下）

〔花母、刘雪娘上〕

花　母　弟子花門郭氏与师傅庆寿！

刘雪娘　孩儿雪娘与爹爹叩寿！

刘福通　西堂待宴。

花　母
刘雪娘　謝师傅！
爹爹！（下）

〔韓梅、郭广卿上〕

韓　梅　小婿韓梅叩寿！

郭广卿　徐州郭广卿叩寿！

刘福通　果然是一条好汉。北堂待宴。

郭广卿
韓　梅　謝师傅！

〔丫鬟、耶律柳含烟、托氏上〕

托　氏　万戶侯耶律寿之妻托氏叩寿！

柳含烟　耶律寿之妹耶律柳含烟叩头！

刘福通　中堂待宴。

托　氏
柳含烟　謝师傅！

〔耶律柳含烟、托氏、丫鬟下〕

〔花云上〕

花　云　弟子花云箭射鴻雁，与长老庆寿！

刘福通　小小年紀，能射鴻雁么？

花　云　能射。

刘福通　这……来了一对金雕，你去射来。

花　云　遵命！

(唱)梵王宫不亚如瑤池仙幻，

众弟子男和女站立两边。

金翅雕从西来相离不远，

忙拈弓搭羽箭射落平川。

众　(內)好箭！好箭！

刘福通　(唱)李广死这神箭至今罕見，

想不到把将星落在河南。

元世界料不久就要改变，

少不得血成河地复天翻。

花居士，寿礼全收。北堂待宴。

花　云　謝师傅！(下)

刘福通　呀！

(唱)僧俗中有多少英雄好汉，

这也是我前生結下因緣。

今夜晚把紅錦一一查点，

就知道入吾門有人若干。

〔众同下〕

第十一場

〔丫鬟、托氏、耶律柳含烟上〕

柳含烟　(唱)男和女乱紛紛虽然全見，

总不如射雕人才貌双全。

且說他柳叶眉桃腮杏眼，
小身躯甚端庄凛凛威严。
嫂嫂，射雕的后生，是誰家的儿郎？

托　氏　我适才問过那卖野味的花婆，她說是她的儿子，名唤花云。

柳含烟　啊，眞是潘安再世！

托　氏　姑娘啊！
(唱)你平日見男子都不入眼，
今日里見花云夸奖一番。
你見他武艺精美貌好看，
豈知他母子們少吃无穿。
姑娘若是喜欢于他，我們多用銀两，买到咱家使用。

柳含烟　莫要将他看輕了！
(唱)武艺好必定是精明强干，
小英雄他豈肯到咱府間？
你看他像貌好天庭飽滿，
胜过了美男子宋玉潘安。
那人才貌双全，豈肯与人为奴！

托　氏　姑娘，旣是如此，天到这般时候，我們回去了吧。

柳含烟　丫鬟！

丫　鬟　有。

柳含烟　传与总管：轎夫伺候！

丫　鬟　(向內)总管，吩咐轎夫走上！

总　管　(內)轎夫走上！
〔二轎夫上〕

二轎夫　夫人、姑娘請！

柳含烟　(唱)似这等庆寿会古今罕見，

貪热鬧天色晚日落西山。

托　氏　(唱)佛会上众弟子俱已走散，
　　却为何不思归这般迟延？
姑娘，你我回去了吧。

〔众同下〕

第十二場

〔耶律寿上〕

耶律寿　悶坐書房內，心中不开怀。
(詩)煩煩悶悶心中忧，
　　每日不展双眉头；
　　家中虽然銀錢有，
　　怎寻佳人俏风流。

〔胡为、四家丁暗上〕

耶律寿　本侯、耶律寿。那日閑游，路遇韓梅救友，郭广卿才得完案。自那日回来，悶悶不乐。今日天气清和，不免到街前村外游玩一番。小子們，随我到街前游玩游玩。

胡　为
四家丁　是。

耶律寿　出得門来，好天气也！
(唱)出府来只覚得天清气爽，
　　春光好百花放时逢艳阳。
　　到郊外好景致实在可逛，
　　行走間不覚得百花生香。
　　蜻蜓儿去戏水魚儿乘浪，
　　跟随的众人們脚步仓惶。

〔众同下〕

第十三場

〔刘雪娘上〕

刘雪娘　（唱）柳吐絮春风起梅花开放，
　　　　蚕上箔乳娘病无人采桑。
　　　　叶不接蚕将老凄凉景象，
　　　　不由人愁悶悶心中感伤。

〔花母上〕

花　母　（唱）眼見那韓娘子急步前往，
　　　　少田园无倚靠唯賴蚕桑。
　　　　今日里微风起天气清朗，
　　　　她家的乳娘病无人相帮。
　　　　嬸嬸不要焦急，待我上树，多多与你摘些下来。

刘雪娘　嫂嫂不可上树，用竿子打些下来，也就够了。

花　母　大家打来！

〔刘雪娘、花母执竿打桑介〕。

〔四家丁、胡为、耶律寿上〕

耶律寿　（唱）春光好主仆們一同游逛，
　　　　啊！
　　　　見树下美佳人执竿采桑。
　　　　无丫鬟只有个婆儿相傍，
　　　　俏风流穿布衣雅淡梳妆。
　　　　哎呀呀，好一个美人，眞乃天姿国色！但不知是何人的妻子，待我上前問过。（向花母）請問媽媽，这是誰家桑园？

花　母　这是韓家桑园。

耶律寿　可是韓友桂？

花　母　正是。

耶律寿　友桂是我好友。媽媽是他何人？

花　母　是他邻居，相帮采桑。

耶律寿　这就是韓娘子么？学生見礼了！

刘雪娘　还礼。

耶律寿　学生耶律寿。友桂兄是我好友。你何不在我府中兑上几百銀子，买上几个丫鬟使用，免得在此受苦。

刘雪娘　养蚕度日，乃是本分，何言"受苦"！

耶律寿　原来如此。小子們，韓娘子在此，你我不可久待。告辞了！

刘雪娘　有慢了！

耶律寿　（唱）回府去与尊夫細細言講，
　　　　他本是公卿后名門儿郎。
　　　　窈窕女就应該深閨靜养，
　　　　治桑蚕自有那丫鬟承当。

〔四家丁、胡为、耶律寿下〕

刘雪娘　（唱）只見他临行时言語狂妄，
　　　　羞得我低下头无处躲藏。
　　　　分明是发狂言有意放蕩，
　　　　他学那魯秋胡故作猖狂。
　　　　嫂嫂，回去吧！

花　母　为何急要回去？

刘雪娘　这厮自夸豪富，倘若迟延，恐生别端！

花　母　如此，回去吧！
　　　　（唱）他家势与你家一般一样，
　　　　但只是分先后各有时光。
　　　　他見你在桑园步履来往，

这言語无非是惜玉怜香。

〔同下〕

第十四場

〔耶律柳含烟上〕

柳含烟　(唱)悶懨懨懶去把菱花对照，

这几日也未曾脂粉和調。

自从那梵王宮回来睡倒，

常梦見花公子箭射双雕。

〔托氏上〕

托　氏　(唱)梳妆毕把新衣更換一套，

我去到姑娘房去問一遭。

只見她用銀牙衣袖来咬，

想必是念花云思緒飘搖。

姑娘，貴恙可曾痊愈？

柳含烟　有劳嫂嫂动問。請坐！

托　氏　有坐。姑娘自那日在梵王宮拜寿，見那花云箭射双雕，称贊不已，此病莫非由花云所起？

柳含烟　感冒而已，哪有此事？嫂嫂不要乱講！

托　氏　姑娘，你若对我說了眞情实話，我对你哥哥說明，叫你如願以償。

柳含烟　取笑了！

(唱)生在世食五谷焉能无病，

除非是那木偶无病一生。

我不过偶染那风寒之症，

身体倦怠小妹奉陪不能。

托　氏　掙扎几步，嫂嫂伴你花亭小坐。

柳含烟　如此，請了！

〔耶律柳含烟、托氏圓場〕

托　氏　(唱)背轉身倒教我暗暗冷笑，
　　　　　　淑女們誰不盼月夕花朝？
　　　　　　分明是害相思自推感冒，
　　　　　　这样病我当年害过几遭。

耶律寿　(內)好难受哇！

托　氏　是老爷言語。姑娘亭上少坐，为嫂偷看一番。

柳含烟　請！

〔分下〕

第十五場

〔胡为、耶律寿上〕

耶律寿　(唱)自見了韓娘子花容月貌，
　　　　　　美人中沒見有这样多娇。
　　　　　　相逢在桑园中十分凑巧，
　　　　　　用何計能教我引凤吹簫。

〔托氏暗上，偷听介〕

胡　为　小人倒有一計。

耶律寿　有何妙計？

胡　为　韓梅那日借咱們紋銀二十两，借字改啦，要美人不难。

耶律寿　亲笔字据，如何改法？

胡　为　只将“十”字添上一撇，就是“二千两”。料他沒有这些銀子还咱們，何愁不把美人送上府来！

耶律寿　此計甚好。拿字据来！

胡　为　是。(下，又上)字据到。

耶律寿　韓梅呀韓梅，要你的妻子，全在我这一笔！

托　氏　住了！你們做的好事呀！

〔耶律寿、胡为急藏字据介〕

耶律寿　啊，不曾做什么呀！

托　氏　改字据，謀夺人妻，你們还要做什么？

胡　为　主母听錯啦。

托　氏　呸！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丫鬟，木棍伺候，打死这个狗才！

〔耶律柳含烟暗上，偷听介〕

托　氏　（唱）你主仆做的事甚是奸狡，
改文約笔胜如杀人鋼刀。
你要謀旁人妻其罪非小，
事敗露到官府豈肯輕饒！

〔耶律柳含烟进門介〕

柳含烟　哥哥，此事做不得，莫怪嫂嫂生气！

耶律寿　咳！
（唱）改借約也不用鳴鑼开道，
府中事哪容你姑嫂嘮叨！
你們俩多言語成何家教？
我只怕外人知将我笑嘲。
豈有此理！

〔耶律寿下，胡为随下〕

柳含烟　嫂嫂哇！
（唱）我哥哥发怒去性情急躁，
奴才們喜逢迎爭先效劳。
那时节到官衙追悔迟了，
改借据騙人妻王法不饒。

托　氏　（唱）請姑娘进綉房免生煩悶，

我今后对此事細細留心。

你哥哥府內事一一查問，

我和他寸步不离他白費精神。

〔同下〕

第十六場

〔胡为上〕

胡　为　（唱）为花容与月貌改变心性，

急忙忙执名帖公衙一行。

这件事明知道害人性命，

无奈何只得把主人逢迎。

来此已是。門上哪位在？

〔皂隶上〕

皂　隶　原来是胡管家。到此何事？

胡　为　有名帖呈上。

皂　隶　班房吃茶。待我回禀老爷。

〔胡为下〕

皂　隶　有請老爷！

〔四青袍、馬义臣上〕

馬义臣　（念"西江月"）

身为七品县堂，

捐班来到洛阳；

連本带利五千两，

但求任滿无伤。

下官、洛阳县知县馬义臣。自到洛阳以来，打官司的不多，所以我的本錢連一半也沒撈回来。哎，皂隶請我，莫非来了买卖啦！（向皂隶）何事？

皂　隶　万戶侯有状子送来，老爷請看。

〔皂隶呈状，馬义臣接状，看介〕

馬义臣　来！

皂　隶　有。

馬义臣　这有火签一支，速拿韓梅到案！

皂　隶　是。（下）

馬义臣　来，喚万戶侯府的家人走上。

一青袍　万戶侯府家人走上！

胡　为　（內）来啦！（上）

老爷在上，小人叩头！

馬义臣　韓梅借府上多少銀子？

胡　为　他为救朋友无錢使用，借万戶侯俸銀二千两，有字据为証。

馬义臣　有沒有中人哪？

胡　为　相交甚厚，亲笔写据，无有中人。

馬义臣　你且退下。

胡　为　是。（下）

〔皂隶上〕

皂　隶　韓梅带到。

馬义臣　带上来！

皂　隶　韓梅上堂！

〔韓梅上〕

韓　梅　学生韓梅与老爷叩头！

馬义臣　嘟！韓梅，你借万戶侯府銀两，为何不还？你好大的胆子！

韓　梅　小人借万戶侯的二十两銀子，当然要还。

馬义臣　多少銀两？

韓　梅　二十两。

馬义臣　怎么是二十两？这个借据可是你的亲笔？你去看来！

韓　梅　是小人亲笔，只是“十”字上边多了一撇。

馬义臣　胡說！拉下去，重打二十大板！

四靑袍　啊！

〔四靑袍打韓梅介〕

韓　梅　老爷，寃枉！

馬义臣　寃枉何来？

韓　梅　我借的实是二十两銀子！

馬义臣　胡說！

韓　梅　老爷呀！

(唱)都只为郭广卿私盐罪重，

耶律寿借予我二十两銀。

取保状贖了罪衙門使用，

借据上二十两字字分明。

馬义臣　(唱)万戶侯的俸銀你敢借用，

朝廷里若知到难以逃生。

你敢借用万戶侯銀两，若是朝廷晓得，慢說是你的性命，就是本县的紗帽也保不住了！

(唱)他先人居首相威望甚重，

因此上封侯爵世襲公卿。

俸祿銀豈容你庶民誆哄？

圣上知关系着本县前程。

再打二十大板！

韓　梅　哎呀老爷呀！望老爷法外施恩，小人有田园产业，折算与他也就是了。

馬义臣　你有多少产业？

韓　梅　容禀！

(唱)念先人做清官囊空室淨，

仅仅的能糊口养蚕务农。

有百亩好良田佃人耕种，

家宅里也还有前楼后厅。

我将田地桑园，都折算与他也就是了。

馬义臣　有此产业抵債么？来呀！

皂　隶　有。

馬义臣　押韓梅下去，以产抵債，去見侯爷。

皂　隶　啊！

〔皂隶押韓梅下〕

馬义臣　本县明知改約，但是由不了我呀！

(唱)韓梅借二千两何处使用，

十字上添一撇看的分明。

耶律寿仗势力豺狼成性，

嗐！

我只得昧天良以假成眞。

退堂！

〔四青袍、馬义臣下〕

第十七場

〔花母、刘雪娘上〕

刘雪娘　老嫂哇！

(唱)这几日蚕吐絲桑叶不够，

粗粮熟过了期无人去收。

每日里三餐飯走前轉后，

乳娘病无人助难度春秋。

花　母　不必为难，有我帮助。

刘雪娘　多謝了！

〔花云上〕

花　云　天有不測风云，人有旦夕禍福。

嬸嬸，大事不好了！

刘雪娘　何事惊慌？

花　云　那耶律寿曾借給我叔父二十两銀子，他竟改写二千两，告在当官，将我叔父責打二十大板。我叔父万般无奈，将房产田园一概折給耶律寿，还不够数。

刘雪娘　此話当眞？

花　云　侄儿焉敢扯謊！

刘雪娘　不好了！

花　母　我儿再去打探！

花　云　是。（下）

花　母　嬸嬸，此事如何是好？

刘雪娘　此事我倒明白了！

花　母　明白什么？

刘雪娘　那日桑园之事发了！

（唱）耶律寿进桑园我已猜透，

空嘻笑又拜揖假意应酬。

他将我誤认为墻花路柳，

謀人妻去做妾理上不周。

花　母　（唱）那一日在桑园相見时候，

只不过与我們假意应酬。

虽施礼主仆們抽身便走，

并未曾有半点輕薄相勾。

〔花云上〕

花　云　屋漏偏遭連夜雨，破船又遇頂头风。

母亲！

花　母　我儿回来了？

花　云　哎呀母亲哪！叔父現已書供，县衙派来皂隶将房产田园看了，只是不肯收留。

花　母　却是为何？

刘雪娘　老嫂哇！

（唱）昧天理改文約将无做有，

人不到黃河边心不甘休。

他一心夺人妻狼心已就，

計不成謀不妥豈肯罢休！

花　母　（向花云）你再去打探！

花　云　是。（下）

花　母　唉！

（唱）背轉身不由我沉吟良久，

救我弟郭广卿起禍根由。

无故地他夫妻出头露丑，

却教我母子們面带含羞。

〔花云上〕

花　云　雪上添冰霜，火上又加油。

母亲！

花　母　儿呀，怎么样了？

花　云　不要說起，叔父去到万戸侯府，見着他家恶奴苦苦哀求。那恶奴言道：此債不难一笔勾消，只要那个活宝。他們言道，虽有田园房产，也折不了二千两銀子。即有銀子，他們也是不要。叔父同衙役又回县衙去了！

花　母　儿呀，你去衙前再打听打听！

刘雪娘　老嫂，你去对我官人言讲，叫他将我舍了吧！

花　母　难道你願与他做妾么？

刘雪娘　嫂嫂，奴家是甚等样人，焉能与他做妾？只为救出官人，奴家拚着一死也就是了！

（唱）生和死那全是前生注就，
学一个节烈女誓死复仇。
我豈能失名节順从禽兽？
早准备裙带內暗藏吳鈎。

花　母　（唱）为殉夫带鋼刀刺杀奸丑，
美名儿传后世万古千秋。
那韓梅在衙中不能不救，
我去到监牢內与叔叔定謀。

〔花母、花云下〕

刘雪娘　（唱）耶律寿与我家作了仇寇，
顿金蓮咬銀牙珠泪双流。
我一定拜北斗对天发咒，
夜明珠豈能往粪中去投！（下）

第十八場

〔二皂隶押韓梅上〕

韓　梅　（唱）不平气塡滿胸肝胆崩裂，
好家园一时間尽皆抛撇。
我本想見岳父前去拆借，
未想到在中途路遇魔邪。

二皂隶　你先班房等等，待我們回稟。

〔花云、花母上〕

花　母　（唱）寡妇家出入衙无人拦擋，

皆因是年紀迈两鬢如霜。
兄时常到衙內每逢朔望，
見了那受屈人細說端詳。

二位长官，老身有礼了！

二皂隶　花媽媽到此何事？

花　母　韓梅是我邻居，特来相望。与二位备下酒菜，請来同飲。

二皂隶　我們哥儿俩多謝您啦。

花　母　我儿与二位把盞。

花　云　是。

〔二皂隶、花云下〕

花　母　还有酒菜，叔叔用些充飢吧。

韓　梅　老嫂費心了。

花　母　叔叔，可知此禍从何而起么？

韓　梅　小弟不知。

花　母　我量叔叔也是不知，待我講来！
（唱）耶律寿仗势力凶横狂妄，
在桑园他看見你的妻房。
陪笑臉施一礼抽身便往，
起歹心改文約所为娇娘。

韓　梅　哦哦是了！怪不得惡奴言道：要活宝抵債。賊子啊，国仇家仇，我不杀你，誓不为人也！

花　母　禁声！附耳过来！

〔花母与韓梅耳語介〕

韓　梅　知道了。

花　母　叔叔，你暫且安心等候便了！

韓　梅　嫂嫂、侄儿費心了。

花　母　叔叔呀！

（唱）現有我和花云不痴不呆，

絕不能教你們夫妻分开。

在此地多言語恐有妨碍，

墻透风壁有耳外人疑猜。

〔花云、二皂隶上〕

二皂隶　花媽媽暫且迴避吧。老爷升堂啦！

花　母　是。

〔花母、花云、韓梅、二皂隶分下〕

第十九場

〔四青袍、馬义臣上〕

馬义臣　暗受囑托詞訟，明知寃枉屈情。

帶韓梅！

一青袍　帶韓梅！

〔二皂隶帶韓梅上〕

二皂隶　韓梅帶到！

韓　梅　与老爷叩头！

馬义臣　韓梅，万戶侯府不要田园，如何是好？

韓　梅　大老爷，韓梅現有万两黃金，也难抵得此債！

馬义臣　却是为何？

韓　梅　他家人明明說道：要活宝可以抵債！

馬义臣　什么是活宝啊？

韓　梅　只因那日耶律寿在我家桑园，看見小人妻子，故此改写文約，图謀小人妻子。

馬义臣　他既如此，你意如何？

韓　梅　小人命在旦夕，何惜一妇人？折与他吧！

馬义臣　你旣情願，当堂写好字据。

韓　梅　好，取紙笔来！

〔一皂隶取紙笔，韓梅写字据介〕

韓　梅　（唱）我手中拿着笔珠泪滿腮，

中途間夫妻們两下分开。

好一似中秋月烏云遮盖，

无情的紙和笔夫妻来拆！

字据写完！

馬义臣　請总管！

一皂隶　有請总管！

〔胡为上〕

胡　为　胡为打躬！

馬义臣　将身契收了。（遞字据介）

胡　为　（看字据介）写得不錯，缺少手印。

韓　梅　拿过来，待我按上！（按手印介）

馬义臣　带回府去，交与侯爷，明日将借据与他妻子对換。

胡　为　明日月忌之辰，改后日吧。

馬义臣　任凭于你。

〔胡为下〕

韓　梅　放小人回去，与妻一别。

馬义臣　取保！

一皂隶　有韓梅邻居在此，可以作保。

馬义臣　喚他上堂！

一皂隶　花婆上堂！

〔花母上〕

花　母　与老爷叩头！

馬义臣　韓梅討保，你可敢保？

花　母　婆子敢保。

馬义臣　叫她写保状。

一皂隶　（递紙笔介）写保状！

花　母　是。（写保状介）保状在此。

馬义臣　（看保状介）如此，你領回去吧。

韓　梅
花　母　謝老爷。（下）

馬义臣　韓梅遭此冤枉，好不伤感人也！

（唱）見韓梅下堂去心中悲切，

耶律寿仗势力犹如蛇蝎。

昧天理丧良心文約改写，

怕只怕他将来难逃恶劫。

〔四青袍、二皂隶、馬义臣下〕

第二十場

〔花母、韓梅上〕

韓　梅　（唱）亏老嫂递保状当堂开鎖，

出衙来走大街两脚如梭。

耶律寿仗势力将妻謀夺，

髮冲冠到家中細說明白。

花　母　嬸嬸开門来！

〔刘雪娘上〕

刘雪娘　（唱）想丈夫在衙中心中难过，

猛听得門环响惊醒南柯。

想必是老嫂回叫門喚我，

开門来見官人两泪如梭。

唉，官人哪！

韓　梅　妻呀！

（唱）也是我时运低該遭此禍，

保不得家中妇紅顏命薄。

今日里暂息了燃眉之火，

得脫身我与賊定見死活。

花　母　你們不要啼哭，早作准备要紧！

刘雪娘　官司如何？

韓　梅　当堂写契，将你折算与奸賊了，后日他們便要将你抬去！

刘雪娘　哎呀，果然如此，現有尖刀一把，血濺賊府，叫他枉費心机！

韓　梅　賢妻不必如此。他若到来，我手执利刃，将耶律寿杀死，然后你我夫妻自刎一死！

花　母　不可不可！我母子明晚混进他府，将他全家杀死，方消我心头之恨也！

（唱）舍性命报寃仇非同小可，

杀死他一个人能值几何！

咱三人进他府先后錯落，

冷不防哪怕他将广兵多。

韓　梅　倒也爽快，恐怕事毕不能逃脫！

花　母　叔叔此言差矣！量他家丁也不过是飯桶一群，还有多大能耐！

花　云　母亲、叔父放心，我有飞刀七口，怕他什么！

（唱）旣然有这計策安排停妥，

豈惧那耶律府一群一窩。

就凭着我手中飞刀七口，

我三人进他府杀个快活。

刘雪娘　宫人哪！

(唱)难得他母子們挺身救我，

既然是报冤仇哪怕风波？

你三人杀完后只管逃祸，

得报仇我虽死心也快活。

花　母　嬸嬸不可寻死。花云！

花　云　有。

花　母　等待天明，我儿去梵王宫送信，将此事对你舅爷說明，叫他明晚在城外埋伏，見城内火起，前来接应便了！

花　云　是。(下)

花　母　老身告别。

韓　梅
刘雪娘　哪里去？

花　母　回家拿些野味，去至他府暗探出入道路。

韓　梅
刘雪娘　應当如此，快快前去！

花　母　告辞啦！

(唱)挑野味进他府无人認破，

先将那出入路看个明白。

进他府看好有楼房几座，

再看那几层門多少亭閣。(下)

韓　梅　(唱)这件事逼得我不得不做，

夺人妻如禽兽天理不合。

菱花鏡哪一个舍得摔破，

夫妻們情义重怎能分割！

〔同下〕

第二十一場

〔刘福通上〕

刘福通　(引)看破紅尘，叹世事，好比浮云。

(詩)求神念佛日相寻，

　　豈是謀求利欲心？

　　快把浮情抛弃尽，

　　好行方便福星临。

洒家、福通和尚。昨日是我寿辰之期，众弟子送来紅錦三十余万，才知門徒若干。今日閑暇无事，靜室打坐。

〔小和尚上〕

小和尚　稟师傅：花云公子求見。

刘福通　喚他进来！

小和尚　是。(向內)有請花公子！(下)

花　云　(內)来也！(上)

忙将机密事，报与舅爷知。

舅爷在上，甥儿有礼！

刘福通　罢了。到此何事？

花　云　启稟舅爷：只因耶律寿改写文約，誣賴韓梅叔父欠銀二千两，告在当官。官府将田园家产断与賊人，那賊人不要，定要嬸嬸折去做妾！

刘福通　竟有此事，气死我也！

(唱)听一言来怒气生，

　　无名火起塡滿胸。

　　害人不能无报应，

　　靑天之上有神灵。

后来便怎样？

花　云　我母亲与韓叔父定計，明晚我母子混进府去，将他全家杀死，我們远逃，唯恐賊人追赶，請舅爷在城外埋伏，火光为号，若有人追赶，舅爷接应要紧。

刘福通　此事不用嘱咐，快快回去。你們进入賊府，須要小心。正是：二人定計二人知，(下)

花　云　不可走漏这消息。(下)

第二十二場

〔耶律柳含烟上〕

柳含烟　(唱)在綉房苦相思展轉不寐，
千躊躇万思量愁鎖双眉。
盼只盼梵王宮重开庙会，
好与那射鵰人終日相随。

〔托氏上〕

托　氏　(唱)小姑娘得了病疑神見鬼，
好一似遇邪祟魔鬼跟随。
分明是射鵰人挂在心內，
追問她我便好另作定規。
姑娘可好了？

柳含烟　唉，大約难好了！

托　氏　姑娘的病源，我能猜透。

柳含烟　嫂嫂講来！

托　氏　莫不是为那射鵰人所起？

柳含烟　我的病与他何干！

〔丫鬟上〕

丫　鬟　启禀夫人：那花婆言說，我府明日有喜事，来送野味—

托　氏　哪有喜事？待我問来！

柳含烟　哪个花婆？

托　氏　就是那射鵰人的母亲。

柳含烟　叫她进来何妨！

托　氏　丫鬟！

丫　鬟　有。

托　氏　将花婆带进来！

丫　鬟　是。(向內)花嫲嫲，夫人、姑娘叫你哪！

〔花母上〕

花　母　(唱)耶律府眞个是柱紅瓦翠，

　　正中間楼高聳嵯峨巍巍。

　　西廊的小花厅十分秀美，

　　賽过那广寒宮嫦娥深閨。

婆子与夫人、小姐叩头！

托　氏　起来。

花　母　是。

托　氏　我府哪来的喜事，你送野味前来做甚？

花　母　只因韓梅欠侯爷紋銀二千两，官断韓梅娘子与侯爷做妾，明日抬人，文約当面交換，难道夫人还不知道么？

托　氏　哪里曉得此事！

柳含烟　嫂嫂，难道忘了昨日改写文約之事么？

托　氏　哦，知道了！

(唱)改文約他見我自己抱愧，

　　那时节我便有許多疑猜。

　　悔未曾将文約与他扯碎，

　　他做这无理事好不心亏！

待我去問管家便了！(下)

柳含烟　花媽媽請坐！

花　母　告坐。

柳含烟　丫鬟，看茶来！

丫　鬟　是。(下)

柳含烟　梵王宫射鵰之人，可是令郎？

花　母　正是。

柳含烟　多大年紀？

花　母　一十六岁。

柳含烟　可曾娶妻？

花　母　糊口不及，何談娶妻！

柳含烟　媽媽可将令公子引进府来，我贈他銀两定亲如何？

花　母　虽承姑娘美意，只恐侯門深似海！

柳含烟　媽媽設法，我有厚贈。

花　母　有啦，明日就是机会。

柳含烟　有何机会？

花　母　那韓娘子乃是我的邻居，叫小儿装一妇人进来，但須姑娘做主。

柳含烟　只要他进来，自有我做主。

〔丫鬟上〕

丫　鬟　媽媽請吃茶。主母来啦。

〔托氏上〕

托　氏　(唱)那总管实言告不敢瞞昧，

改文約謀人妻苦害韓梅。

丧良心伤天理全仗富貴，

全不怕有报应天網恢恢。

姑娘，花婆所說，果然不錯。官断韓梅之妻为妾，

明日如何处理？

柳含烟　嫂嫂，依小妹之見，将韓娘子抬进妹妹房中，不許我哥哥相見，嫂嫂将文約要来，奉还于她，外贈韓娘子銀两，将她从后門放走也就是了。

托　氏　如此甚好。丫鬟，叫总管将野味留下，付花婆二两銀子。

花　母　謝夫人、小姐！

柳含烟　那事你要記得！

花　母　記下了。

托　氏　你将姑娘所定之計，說与韓娘子知道，叫他夫妻也好放心。

花　母　遵命。告辞啦！

柳含烟　千万莫忘！

花　母　不必囑咐！

（唱）那韓梅无奈何拆散元配，

韓娘子将分离无限伤悲。

若不然又恐怕官府治罪，

蒙夫人施恩典才得挽回。

托　氏　丫鬟送她出去。

丫　鬟　是。

〔丫鬟带花母下〕

托　氏　姑娘啊！

（唱）我与你同享着荣华富貴，

托先人世襲福不可胡为。

怎容他胡乱行为非弄鬼？

定把他問一个詞穷理亏。（下）

柳含烟　（唱）花公子与妇人一般貌美，

梳云鬢扮女裝难分是非。
我教他充妇人与我相会，
婚姻事共提及我便不推　（羞介，下）

第二十三場

〔韓梅、刘雪娘上〕

韓　梅　（唱）花嫂嫂进府去观看动靜，
但願得能出入事有可成。
我三人此一去舍生拚命，
打量他一家人不能逃生。

〔花母上〕

花　母　（唱）这件事眞凑巧事由天定，
那小姐想不到将事应承。
她姑嫂亲口許銀两相送，
想起了这件事千載难逢。

韓　梅　老嫂回来了？

花　母　回来啦。

韓　梅　动靜如何？

花　母　你們不必着急啦，逢凶化吉啦！

韓　梅
刘雪娘　怎么講？

花　母　此去我見了夫人、小姐，說明寃枉之事，小姐与我暗中定計，明日叫花云扮做嬸嬸模样，送进府去，不叫耶律寿見面，誆出文約，再放我母子逃回。料那賊无凭无据，他就无法可施啦。

韓　梅
刘雪娘　此事当眞？

花　母　当眞。

韓　梅
刘雪娘　眞乃逢凶化吉也！

花　母　但等明日，与我儿改扮起来。正是：忧中变为喜，逢凶又化吉。

〔众同下〕

第二十四場

〔四小和尚、四乡民、郭广卿、刘福通上〕

刘福通　（唱）昨日里小花云报来凶信，
带走了邻里們庙內僧人；
来至在南城外暗暗藏隐，
但等他母子到再擋追兵。

四小和尚
四乡民　来此已是南城外。

刘福通　在松林埋伏等候！

四小和尚
四乡民　是。

〔众同下〕

第二十五場

〔刘雪娘、韓梅上〕

韓　梅　（唱）昨夜間花嫂回轉了別念，
不用那刀和枪去报仇寃。
这件事倒教我眞假难辨，
到如今我只得听命由天。

刘雪娘　（唱）我只是信一半疑惑一半，
細思想花嫂嫂見广心寬。

誠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
思在前想在后进退难安。

〔花母、花云上〕

花　母　（唱）我的儿梳云鬟衣衫更换，
插一朵石榴花押在鬟边。
那姑娘为着你朝思暮念，
我的儿你須要謹記心間。

花　云　（唱）曾言道与韓叔同共患难，
那佳人情义重金鎖連环。
怕只怕門戶別难送寒暖，
恨只恨不能够玉种蓝田。
母亲，孩儿将随身衣服穿在里面，这銅錘飞刀怎样带去？

花　母　你所用之物，包下包袱，我用叉挑去，紧随轎走。

韓　梅　如此，我从他墙上过去。

花　母　不用，你从后門进去。

韓　梅
刘雪娘　容我夫妻一拜！

花　母　不敢！

韓　梅　（唱）我虽是豪杰心渾身是胆，

刘雪娘　（唱）这妙計眞如同換日偸天。

韓　梅　（唱）只为着寻脫身保护家眷；

刘雪娘　（唱）不能够同去闖虎穴龙潭。

花　母　（唱）我的儿进上房用飽茶飯，
娘去到屋門外放下竹簾。
轎到門你用手紧紧遮面，
怕的是恶家奴留神細覌。

花　云　（唱）对菱花我这里自己照看，
　　　　把一个吕奉先扮做貂蟬。
　　　　只凭着我母子雄心壮胆，
　　　　順便去寻路径身入桃源。

〔众分下〕

第二十六場

〔四小和尙、四乡民、郭广卿、刘福通上〕

刘福通　（唱）带領着众人等只等夜晚，
　　　　見城內大火起一齐向前。
　　　　这消息不怕它有了更变，
　　　　只怕他母子們漏了机关。

〔幕內吶喊声〕

刘福通　望見远远来了众人，我等閃在一旁观看。

〔牌子。花云、轎夫、花母上。花云、轎夫下，花母向刘福通摆手介，下。四家丁、胡为、耶律寿上，下〕

刘福通　花嫂嫂随在花轎之后，用叉挑一包袱，向我摆手，不知是何緣故？你等看那耶律寿，也随在轎后，好不气煞人也！

郭广卿　大家赶上！

四小和尙
四乡民　啊！

〔众追下〕

第二十七場

〔牌子。花云、轎夫、花母上，又下。四家丁、胡为、耶律受上〕

〔四小和尙、四乡民、郭广卿、刘福通追上〕

刘福通　呔，耶律寿下馬来講話！

耶律寿　你是什么东西，敢叫你侯爷的名字！

刘福通　你訛詐旁人妻子，应該将你处死！

耶律寿　小子們，与我拿下！

〔起打，耶律寿原人敗下〕

刘福通　耶律寿逃远，暂且回去。你等同韓梅多带徒众，再来截杀便了！

郭广卿　大家回去！

四小和尚
四乡民　啊！

〔众同下〕

第二十八場

〔耶律寿原人上〕

耶律寿　哎呀！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些强人，将我們打坏，叫地方官訪拿他們！我可跑不了啦，你們哪个背我回府？

四家丁
胡　为　侯爷，他們又来啦！

耶律寿　哎呀！（跑下）

〔众同下〕

第二十九場

〔耶律柳含烟上〕

柳含烟　（唱）向妝台調脂粉清晨梳洗，

到房內换一套新鲜罗衣。

花媽媽昨日里来卖野味，

含着羞我与她传递消息。

〔托氏上〕

托　氏　（唱）眉黛颦臉生春无人可比，

乡民女却不能蓮步輕移。

进門来我这里施上一礼，

对姑娘将此事細細来提。

姑娘，花轎到門啦！

柳含烟　待我出迎。

托　氏　你不是病了么？

柳含烟　我的病好了。

托　氏　我带領丫鬟去迎。姑娘也随后就来！

〔托氏下、大笛子。耶律柳含烟下〕

第三十場

〔花云、轎夫、花母、托氏、丫鬟下場門上，过場下〕

〔連場——花云、轎夫、花母、托氏、丫鬟上，花云下轎介，轎夫下，众进門介〕

花　云　喂呀……（哭介）

托　氏　花婆，下边用飯。

花　母　是。（下）

〔耶律柳含烟上〕

托　氏　小姑娘看什么？

柳含烟　为何不見我家哥哥？

托　氏　你哥哥与人相打未归。

柳含烟　旣然我哥哥与人相打未归，就命韓娘子在妹妹房中暂宿一夜，嫂嫂要来她的身契文約，也好放她逃走，你看如何？

托　氏　丫鬟，随我来！

柳含烟　你出去吧！

〔耶律柳含烟推托氏出門，关門介〕

托　氏　好紧的門戶哇！

〔丫鬟、托氏下〕

花　云　（唱）偶見了俏佳人心中欢喜，
　　　　　　只見她娇体态不高不低。
　　　　　　面敷粉唇塗硃柳腰細細，
　　　　　　傾城貌好一似西楚虞姬。

柳含烟　（唱）我所說花媽媽她必会理，
　　　　　　她若是韓娘子必然哭啼。
　　　　　　明明是射雕人扮成少女，
　　　　　　如今我也难避許多嫌疑。

花　云　啊姑娘，来时慌乱，未得見礼。

柳含烟　你是何人？

花　云　小可花——

柳含烟　花什么？

花　云　小可花云。昨日家母进府，多承姑娘美意，相召小可，特地前来。

柳含烟　且莫高声！奴家自見君射雕之日，朝思暮想，故托令堂传話，欲奉巾櫛，只恐蒲柳之姿，难以相配。

花　云　倘得小姐为妻，誓不再娶；若有二意，天地不容！

柳含烟　旣蒙金諾，今日願侍枕席，你我就拜妆台为媒吧！

花　云　請哪！
　　　　（唱）蒙小姐許婚姻眞情美意，
　　　　　　效梁鴻与孟光举案齐眉。
　　　　　　你和我巧相逢赤縄牽系，
　　　　　　今夜晚夫妻們共赴佳期。

柳含烟　（唱）你与我行过了夫妻之礼，

效鴛鴦学凤鸞不得不依。
愁只愁娇艳花难逢暴雨，
〔花云拉耶律柳含烟衣介〕
柳含烟　（唱）怎当得笑嘻嘻手扯罗衣。
〔同下〕

第三十一場

〔耶律寿上〕
耶律寿　（唱）那生汉他打我太无道理，
这一伙大强盗敢把我欺。
打得我吐鮮血狼狽倒地，
哎呀！
怎么去拜天地心內着急！
〔托氏上〕
托　氏　（唱）出內堂到前庭假意和气，
忍着气吞着声不辯是非。
我要替韓娘子討取身契，
劈玉籠放彩凤展翅高飞。
官人为何不悅？
耶律寿　夫人有所不知，适才不知从何处来了一群野汉，暴打于我，我已叫官府捉拿他們去啦！
托　氏　轎內是誰家夫人？
耶律寿　韓梅之妻，折还欠債，官断与我为妾。
托　氏　有何为証？
耶律寿　这是韓梅亲手所写文契、手印，夫人过目。（收字据介）
托　氏　待我收起。（收字据介）丫鬟，将門鎖了！
丫　鬟　是。（鎖門介）

托　氏　强盗哇！

(唱)你做的这件事伤天害理，

豈不知占便宜却失便宜！

常言道害别人如害自己，

若有人夺你妻你依不依？

耶律寿　坏啦！

(唱)听她言聆她語全是正理，

她一片热心腸我意难移。

韓梅妻到我家料难躲避，

唉！

必須要与美人共效于飞。

〔众同下〕

第三十二場

〔花云、耶律柳含烟上〕

花　云　(唱)今夜晚好良宵千金难买，

罗帳內細端詳杏眼桃腮。

解金鈕满怀香教人怜爱，

灯光下会佳人露滴花开。

柳含烟　(唱)旣与你結下了盟山誓海，

断不肯一夜間两下分开。

可怜奴千金体不惜自爱，

从今后夫妻們永远和偕。

花郎，奴家旣配君子，只求永远和偕，无奈今日分手，叫奴如何割舍！

花　云　我进府来，犹如虎口扳牙，龙头摘珠，幸得令兄外出未归，未致敗露。今幸結良緣，心满意足，若不

早归，必有大禍！

柳含烟　花郎执意要去，安敢强留？但你我夫妻怎忍分离！有何表記，留下一件。

花　云　来时慌张，无有什么罕見之物。小姐你有什么物品，贈与小生，以当紀念之物？

柳含烟　奴有綉鞋一双，君拿一只，日后指鞋見面吧！

花　云　如此，快去取来！

柳含烟　是！（取鞋遞介）

花　云　（唱）幸未遇你令兄大事未敗，
　　　　此一去魚漏網不敢再来。

柳含烟　（唱）你我的婚姻事不能更改，
　　　　奴家我忍不住珠泪滿腮。
　　　　綉房內金和銀任凭君带，
　　　　小包內藏一只凤头綉鞋。

〔丫鬟、托氏上〕

托　氏　（唱）惧男儿为女色心腸甚歹，
　　　　倒教我不得不怜惜裙釵。
　　　　韓娘子却被他假約謀害，
　　　　这件事我豈肯装聋作呆？

〔花母暗上〕

托　氏　韓娘子，这是你身契文約，你且收了。外有白銀一封，你夫妻到梵王宫躲避几日。丫鬟，开了花园后門，放韓娘子他們出去吧！

丫　鬟　是啦。

花　母　謝过夫人、小姐！

花　云　（唱）謝夫人大恩德深如滄海，
　　　　这慈悲不亚如观音如来。

含着泪与小姐复又一拜，

柳含烟　唉，你去吧！

花　云　（唱）好一似魚脫鈎不能再来。

〔花云、耶律柳含烟互看，拭泪介〕

托　氏　（唱）虽然是韓娘子令人怜爱，

你不該这样的啼哭悲哀。

想必是怕你的兄长見怪，

今日是我一人放她走开。

柳含烟　（唱）我心中别有个花花世界，

衷腸事大料她难解难猜。

昨夜晚我与他夫妻交拜，

怕只怕此一去不敢复来。

〔同分下〕

第三十三場

〔耶律寿上〕

耶律寿　思想女多娇，不能乐逍遥。

本爵，耶律寿。昨日命小厮們将韓娘子娶到家来，不想被夫人知道，将新人抬到小姐房中去啦。我得想个主意与韓娘子成其美事，不然的話，我是坐臥不安哪！

〔胡为上〕

胡　为　稟爷：今早夫人、小姐将韓娘子放走啦。丫鬟言道：还給了他們銀子。大料跑的还不远，要追还追得上。

耶律寿　哎呀完啦！

（唱）恨夫人与小姐有意放走，

韓娘子抬到此她們收留。

贈銀两眞算得胆子不小，

韓娘子似魚儿脫了釣鈎。

来，传教师、家丁們走上！

胡　为　教师、家丁們走上！

四教师
四家丁　（內）来也！（上）

犬依主势，狐假虎威。

参見侯爷！

耶律寿　带馬追赶韓娘子去者！

四教师
四家丁　啊！

〔众上馬介〕

耶律寿　（唱）这眞是画虎不成反类狗，

恨夫人与小姐好沒来由。

費了我多少心方才到手，

焉能够把佳人这样白丢！

追！

众　啊！

〔众追下〕

第三十四場

〔花母、花云上〕

花　母　（唱）进府去为娘我双眉紧皺，

幸喜得他夫人亲自出头。

若不是小姐她大事泄漏，

耶律府他与咱豈肯甘休！

花　云　母亲哪！

（唱）儿在家男扮女早已料就，

进府去孩儿我半点不愁。

包袱内有銅錘飞刀七口，

管教他一个个命丧街头。

〔幕內吶喊声〕

花　云　那方有人来了，前面好象耶律寿的模样！

花　母　不錯，正是他們！

〔八乡民、韓梅、郭广卿上〕

郭广卿　（唱）远望見他母子徘徊路口，

韓　梅　（唱）下馬来忙見礼两泪交流。

郭广卿　（唱）昨夜晚弟兄們横戈等候，

韓　梅　（唱）并不見火光起心內发愁。

請問嫂嫂，你們如何出得府来？

花　母　一言难尽。叔叔可会着令岳？

韓　梅　已曾見面說明，岳父大怒，昨日来过，今日回去約請众僧及弟子等，立誓起义，要杀耶律寿报仇雪恨，以便与这洛阳一方除害。

花　云　嗐，追悔不及！

韓　梅
郭广卿　怎么追悔不及？

花　云　若知舅爷起义，昨晚将耶律寿杀死，将他人头带回，岂不是好！

郭广卿　今日杀他，也还不迟。

〔幕內吶喊声〕

郭广卿　那方来了許多人，想必是耶律寿来了！

花　云
韓　梅
花　母　（看介）不錯。

花　母　你們俱在林內隐藏，待我一人在此等候。

〔八乡民、韓梅、花云、郭广卿下〕

花　母　(唱)韓叔叔他甥舅林內隐就，

我在那陌路上另有机謀。

旣然是要起义安排已够，

活捉那耶律寿好报寃仇。

〔四家丁、四教师、胡为、耶律寿上〕

耶律寿　(唱)二千两娶佳人官已断妥，

今日里平白地又起风波。

韓娘子出后門被她逃过，

馬加鞭追赶她急走如梭。

〔花母上〕

耶律寿　那边敢是卖野味的花婆子嗎？

花　母　正是。

耶律寿　你昨日送韓娘子进府，为何又与她一同逃走？

花　母　是你媳妇送走，与老太太何干！

耶律寿　你也难免无罪！教师們，将她拿下！

花　母　不用动手，将韓娘子还你就是。

耶律寿　她在哪里？

花大嫂　現在松林內。

耶律寿　到松林之內，将韓娘子給我找来！

〔四教师、四家丁进松林搜介，韓梅、郭广卿、花云率八乡民上，起打，杀死四教师介。耶律寿、胡为、四家丁被擒介〕

韓　梅　耶律寿，你也有今日也！

(唱)罵一声耶律寿不如禽兽，

我与你往日里有何寃仇？

害得我一家人无路可走，

今日里犯我手岂肯罢休！

耶律寿，你今日屈尊屈尊，随我們去見福通长老！

耶律寿　那里我不去！

韓　梅　绑往梵王宫去者！

八乡民　啊！

〔众推耶律寿等下〕

第三十五場

〔四小和尚、刘福通上〕

刘福通　（唱）这件事把洒家肝胆气炸，
可恨那耶律寿目无王法。
但願得拿着他千刀万剐，
干戈动旌旗飄重整汉家。

女婿与郭广卿带領众人，去迎花家母子，为何不見回来？

〔韓梅上〕

韓　梅　岳父，小婿将花家母子迎来，并将耶律寿与他的家下人等拿到！

刘福通　拿得好。有請花家母子！

韓　梅　（向內）嫂嫂、賢侄快来！

花　母
花　云　（內）来也！（上）

参見师傅！

刘福通　罢了。多謝救得小婿、小女脫离虎口。昨日又替小女冒险进入賊府，你母子是如何出得府来？

花　母　耶律寿之妻甚是賢德，将小儿送在小姐房中，又蒙小姐許婚我儿，所以夫人同小姐将我母子送出門外这才脫离虎口。

刘福通　如此，甚好，方丈用飯。

花　云
花　母　是。（下）
韓　梅

刘福通　来，将耶律寿主仆給我带上来！

小和尚　（向內）将耶律寿主仆押上来！

〔八乡民押四家丁、胡为、耶律寿上〕

八乡民　耶律寿主仆带到。

耶律寿　师傅慈悲慈悲吧！

刘福通　你这奴才，改約害人，謀人妻子，該当何罪？

耶律寿　一时之錯，悔之不及。

刘福通　住口！

（唱）你仗着世襲侯錢多势大，

倚官吏欺乡民舞爪张牙。

放私債謀人妻阴险詭詐，

提起你不由人怒气大发。

来，先将他重責二十杖！

八乡民　啊！

〔二乡民打耶律寿介〕

耶律寿　哎呀，师傅开恩，放我回去吧！

刘福通　来，将耶律寿家下人暂放在廊檐之下，随后再問！

八乡民　啊！（押胡为、四家丁下，又上）

刘福通　看紙笔过来！

一乡民　啊。（取紙笔介）紙笔取到。

刘福通　放在耶律寿面前！

一乡民　啊。

刘福通　耶律寿，你与韓梅立一张二千两銀子借据，我便放你。

八乡民　快写，快写！

耶律寿　就写，就写！（写字据介）

刘福通　这是你亲笔写的，用什么还他？

耶律寿　用金銀还他！

刘福通　不要。

耶律寿　田园房产！

刘福通　也不要。

耶律寿　这也不要，那也不要，到底要什么？

刘福通　要你的活宝！

（唱）你写的亲笔字眞实不假，

二千两雪花銀屬于韓家。

卖庄田还金銀全是虛話，

除非是献活宝才肯开发。

将你妻子送到韓梅家中，折还前債，要你立一张卖妻字据，你若不写，要尔的狗命！

八乡民　快写，快写！

耶律寿　哎呀坏啦！

（唱）我只想有銀錢势力又大，

无故的改文約将人欺压。

今日里报应到是眞不假，

眼睜睜我妻子屬于韓家。（写字据介）

字据写完，請看！（呈字据介）

刘福通　（看字据介）写得不錯。手印！

耶律寿　待我按来！（按手印介）手印打完，师傅放我回去吧！

刘福通　送妻換約！

耶律寿　哎呀！

刘福通　唤花云过来！

小和尚　花公子走上！

花　云　（內）来也！（上）

孙儿伺候。

刘福通　你可认得此人？

耶律寿　不认得。

刘福通　这就是抬到你家的韓娘子，你妻同你妹子送他們出来，怎么不认得？

耶律寿　师傅不要取笑。

花　云　耶律寿，你还不信！現有令妹交我的綉鞋一只，她已将終身許配与我，你拿去看来！（扔鞋介）

耶律寿　哎呀！

（唱）見綉鞋低下头如痴似啞，

我家中出現了路柳墻花。

誰料他男扮女以鹿为馬，

恨夫人和妹子做事太差！

刘福通　你的妹子自許婚姻，要你留下庚帖！

耶律寿　也罢！夫人、妹子，你們害苦了我啦！

（唱）想不到这件事空中降下，

恨夫人和妹子做事太差。

你与他終身事暗暗訂下，

倒敎我这时候无有話答。（写庚帖介）

庚帖写完。請看！（呈庚帖介）

刘福通　来，将耶律寿打入木籠！

耶律寿　师傅，快快饒了我吧！

刘福通　放你不难，但等你家眷抬到，必然开发于你。带下去！

（二乡民押耶律寿下，又上）

刘福通　花云过来！

花　云　在。

刘福通　你带领众人，随耶律寿家丁詐开洛阳城門，去到耶律寿家中，将他的夫人、妹妹用小轎抬来。

花　云　是。

〔花云、四乡民下〕

刘福通　正是：害人如害己，欺人如欺天。

〔众同下〕

第三十六場

〔托氏、耶律柳含烟上〕

托　氏　眼跳心惊。

柳含烟　坐卧不宁。

〔四家丁、二轎夫、花云上〕

花　云　姑娘，还认得我么？

柳含烟　原来是花公子，奴家見礼了！

花　云　小可特来迎娶小姐。

托　氏　賢妹从何处认得这位小将？

柳含烟　他就是前者抬来的韓娘子，你不知道么？

花　云　不必多言，請夫人、小姐一同上轎。

柳含烟　嫂嫂上轎吧！

托　氏　姑娘請去，为嫂不能奉陪了。

花　云　（向四家丁）你四人过来！（杀死四家丁介）哪个不去，照他等一样！

托　氏　我們去！

花　云　将府中細軟之物放在車上，前后放火，急速混出城去！

〔众放火介，同下〕

第三十七場

〔花母、刘雪娘上〕

花　母　（唱）这几日我只得佛前去拜，
大佛殿恳求那我佛如来。

刘雪娘　（唱）我的父带紅巾开了杀戒，
动干戈扯旌旗召募将才。

〔花云上〕

花　云　母亲！嬸嬸！

花　母　你从哪里而来？

花　云　孩儿奉命，将耶律寿妻妹接到。

花　母　夫人、小姐俱是好人，快快有請！

花　云　是。（向內）有請夫人、小姐！（下）

〔托氏、耶律柳含烟上〕

柳含烟　佛会一别，又来拜謁。

托　氏　心中慌乱，犹如刀切。

花　母　夫人、小姐，这才是眞正的韓娘子，請来見礼。

〔托氏、耶律柳含烟、刘雪娘相見礼介〕

花　母　夫人、小姐俱皆大喜，这是一张庚帖，請看！（呈庚帖介）

托　氏　（看庚帖介）原来是我丈夫亲笔。姑娘，你兄长将你許配花公子，你是媽媽的儿媳了，上前見礼！

柳含烟　婆婆請上，儿媳有礼！

花　母　小姐請起。这还有身契一张，請夫人过目。（呈字据介）

托　氏　（看字据介）哎呀，不好了！
（唱）見身契不由人心中凄惨，
到教我伤心泪洒在胸前。
生在世要行善蒼天有眼，
看起来善与恶报应循环。
老太太，可容我夫妻一見么？

花　母　这有何难？(向內)来，将耶律寿木籠抬上！

〔四乡民押耶律寿上〕

柳含烟　这是你做的好事呀！

耶律寿　你也做的好事！

柳含烟　什么？

耶律寿　你竟将綉鞋送人，你还要做什么呀！

柳含烟　原来如此。事到如今，我不怪你，你反来怪我！

(唱)改文約騙来的夫人何在？

把一个男子汉用轎抬来。

送进了綉房內教我看待，

入罗帷才晓得不是裙釵。

耶律寿　哎呀！

(唱)那时节家丁們俱在門外，

你旣知是男子就該躲开。

为什么拜妆台男女恩爱？

贈表記是一只紅綉花鞋！

柳含烟　这庚帖是誰写的？

花　母　媳妇，不要与他講話，随我来吧！

〔花母領耶律柳含烟下〕

托　氏　官人，这是你自己造下罪孽，自作自受，为何又将我卖与他人？

耶律寿　誰敢卖夫人！

托　氏　这字据是哪个写的？

耶律寿　唉！

托　氏　你为何不語？莫非你聋了不成，哑了不成么！

(唱)你平日仗势力为非做歹，

改文約拆人妻用轎抬来。

自己的同胞妹反被人爱，
又卖了結髮妻該是不該？

耶律寿　（唱）自那日被擒后險些被害，
写文契只希图脫离禍灾。
沒想到花花世界反成苦海，
誰想他把你們用轎抬来。

刘福通　（內）嗯咳！

刘雪娘　夫人，后堂用茶。家父来了。

〔刘雪娘、托氏下〕

〔四小和尚、四乡民、花云、韓梅、郭广卿引刘福通上〕

刘福通　善恶到头終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
这是何人将耶律寿带上来的？

花　云　是我母亲，容他夫妻一見。

刘福通　可曾見面？

花　云　相見了。

刘福通　将他抬下禪堂去，重重責打！

〔四乡民带耶律寿下，幕內打介，四乡民上〕

四乡民　耶律寿口吐鮮血而亡！

刘福通　旣死免究。韓梅！

韓　梅　有。

刘福通　可将他妻与賢婿为妾。花云！

花　云　有。

刘福通　将他妹子与你为妻。

花　云　是。

刘福通　众位好汉，你我占領洛阳，暫为安身之地，起兵前往！

众　　　啊！

〔牌子，同下〕

第三十八場

〔四下手、中軍引曹永臣上〕

曹永臣　（引）鎮守洛阳已数春，扫尽狼烟。

（詩）奉命到洛阳，

　　威名震四方；

　　終朝勤王命，

　　狼烟一扫光。

俺、曹永臣。元帝駕前为臣，官拜洛阳总兵。自到任以来，未得一日安宁，每日东征西討，擒賊灭寇。近日聞听梵王宮福通和尙有图謀不軌之意，已命探子前去打探，未見回报？

报　子　（內）报！（上）

启稟大人：大事不好了！

曹永臣　何事惊慌？

报　子　万戶侯耶律寿被福通和尙打死，他还派人在万戶侯府放火，劫走金銀財宝，連万戶侯的妻妹，也擄在梵王宮內。如今他亲領大兵，攻打西門甚急，請大人定夺！

曹永臣　反了哇反了！众将官，西門去者！

四下手　啊！

〔众同下〕

〔八乡民、韓梅、郭广卿、花云、刘福通上〕

刘福通　在洛阳起义除奸，夺回我宋室江山。

洒家、刘福通。自从元帝来到中原，苛捐虐政，压迫汉民，百姓不堪其苦。洒家为使百姓安居乐业，領兵先攻下洛阳，以为基地，然后杀奔京都，赶走元帝，恢复我宋室江山。众位英雄！

众　　有。

刘福通　兵发西門！

众　啊！

〔众圓場。四下手、曹永臣上，会陣介〕

曹永臣　对面可是福通和尚？

刘福通　然也。旣知洒家到来，还不下馬投降！

曹永臣　呸！我大元朝待你不薄，为何兴兵造反？

刘福通　想这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居之，无德失之。只因耶律寿在洛阳城内，横行霸道，无法无天，洒家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起义兴师，把你們元賊赶出中原。你若知时务，下馬投降，方不愧为英雄好汉！

曹永臣　一片胡言，撒馬过来！

刘福通　哪位一战？

花　云　花云願往！

刘福通　小心了！

花　云　不劳嘱咐。

〔花云、曹永臣起打，花云飞刀杀死曹永臣介，四下手逃下〕

刘福通　杀进城去！

众　啊！

〔众同下〕

〔連場——場設城門。刘福通原人上，进城介〕

刘福通　出榜安民：如有扰害百姓者，重懲不恕！众位英雄，总兵衙門去者！

众　啊！

〔众圓場〕

刘福通　后堂摆宴，与众英雄賀功！

众　啊！

〔尾声，众同下〕

紫　金　鎖

故宫博物院藏本

提　要

郭英随朱元龙、常遇春等赴无量大会，閑游妓院，得遇名妓薛姬。薛謂鉄板道人曾贈金鎖，能开鎖者，即为其夫。郭能开鎖，二人遂訂婚約。

駙馬它青搶薛入府，欲霸为妾，薛不从，它青命以弓弹射之。郭聞訊，約会朱元龙等救出薛姬。

第　一　場

【郭英上】

郭　英　(引)少年才华，論韜略，出众堪夸。何日雕弓早挂？再看俺，滿面春花。

在下、郭英。乃河南怀庆人也。双亲去世，江湖訪友，在太平庄結义。只因元顺帝設下无量大会，俺要保定朱公子前去赴会，大家約定在党人碑前相見，須速催馬趱行者！

(唱)叹双亲去世早家业花尽，

闖江湖喜打抱不平。

爭强好胜雄心狠，

赤胆忠心整乾坤。(下)

第　二　場

〔朱元龙上〕

朱元龙　(念)俺本未变蛟龙，

苦困万丈潭中；

有朝风云际会，

只看翥鴻飞鵬。

在下、朱元龙。乃南直凤阳人氏。平生結下許多友。如今元順帝設下无量大会，我有意前去赴会，众家兄弟約定在党人碑前相会。(向內)吳賢弟哪里？

吳　福　(內)来也！(上)

智勇何須拳棒，杀人哪用刀枪。

公子在上，小弟有礼！

朱元龙　少礼。

吳　福　喚小弟出来，有何事議？

朱元龙　众家兄弟約定在党人碑前相会，我恐他們候久；叫你出来，一同前去。

吳　福　遵命！

朱元龙　带馬！

吳　福　是。

朱元龙　（唱）俺生来性情刚粗心大胆，

一心要闖大业錦綉江山。

在武当曾把那擂台打散，

到今日无量会显俺的威严。

〔同下〕

第　三　場

〔湯和、常遇春、胡大海上〕

湯　和　（詩）豪杰拔山勇，

常遇春　志气貫斗牛；

胡大海　若得凌云志，

湯　和
常遇春
胡大海　管取覓封侯。

湯　和　　湯和。
常遇春　俺、常遇春。
胡大海　　胡大海。

湯　和　二位兄弟請了！

常遇春
胡大海　請了！

湯　和　我等保定朱公子去赴无量大会，約定在党人碑前相

会，天色不早，速速前去。

常遇春
湯　和　正是：去赴无量会，潇洒快人心。
胡大海

〔众同下〕

第　四　場

〔“水底魚”。吳福、朱元龙上〕

朱元龙　来此已是党人碑，带住了馬。

吳　福　是。

〔朱元龙下馬介，下〕

吳　福　唔呼呀，那旁有匹好馬，待俺盗了过来！

〔郭英暗上〕

郭　英　呔！敢是盗馬的賊人？

吳　福　此馬是俺的。

郭　英　明明是少爷的馬，怎說是你的？着打！

〔吳福、郭英起打，朱元龙暗上〕

朱元龙　二位賢弟慢动手！

郭　英　去吧！

吳　福　好厉害！

郭　英　啊公子，此位是誰？

朱元龙　江湖落馬吳福。吳賢弟見过郭賢弟。

吳　福　啊郭賢弟，这厢有礼！

郭　英　还礼！

〔“水底魚”。湯和、常遇春、胡大海上〕

湯　和
常遇春　朱四爷！
胡大海

朱元龙　众位賢弟！

湯　和
常遇春　郭賢弟！
胡大海

郭　英　众位仁兄！

湯　和
常遇春　此位是？
胡大海

朱元龙
郭　英　江湖落馬吳福。

湯　和
常遇春　我等有礼！
胡大海

吳　福　还礼！

朱元龙　众位賢弟，我等到了南京，哪里安身？

郭　英　俺有一义友，在水西門开了一座客店，到那里可以安身。

朱元龙
常遇春
胡大海　如此甚好。
湯　和
吳　福

众　　請！义結如山海，合力共同行。（下）

第　五　場

〔邱氏上〕

邱　氏（念数板）

开娼院，多瀟洒，
誰人不知我烟花？
南京城里名头大，
不想买来一寃家：
教她接客她不接客，

心中只是想爹媽、想爹媽。

老身、邱氏。在本地开了一座烟花院，前者买来个丫头，名叫薛姬，外号“白牡丹”。长得天姿国色，甭提多好看啦！就是不肯接客，不知为什么。我不免把她叫出来，問問是什么緣故。(向內)薛姬快来！

薛　姬　(內)来了！(上)

(引)思亲泪暗垂，遇仙师，賜鎖婚配。

母亲万福！

邱　氏　罢啦。坐下吧！

薛　姬　是。喚孩儿出来，有何教訓？

邱　氏　自从你进得院来，一直不肯接客，这是什么道理哪？

薛　姬　母亲，孩儿項上带有紫金鎖，若有人开得此鎖，便是孩儿的丈夫。

邱　氏　孩子，这話是誰告訴你的？

薛　姬　是一个鉄冠道人，賜鎖时說的。

邱　氏　孩子，别听那老道的。为娘有几句言語，儿且听了！

(唱西皮摇板)

休听那道人言把儿身誤，

依娘劝去接客免我忧愁。

薛　姬　娘啊！

(唱西皮慢板)

儿命苦只落得卖身葬父，

是珊瑚娘休认蜜蜡珍珠。

似这等伤风化孩儿羞辱，

若有人开金鎖是儿丈夫。

邱　氏　儿呀！

（唱）每日里在院中面带愁苦，

不缺吃不少穿何必痛哭？

若有那俊俏郎前来住宿，

要引他魂魄散糊里糊涂。

薛　姬　啊母亲，此事么，孩儿是断断不能做的呀！

邱　氏　不做？别哭啊，先进去歇歇儿。

〔薛姬哭下〕

邱　氏　天哪，这可怎么好哇！（下）

第　六　場

〔郭英上〕

郭　英　腰挂龙泉血未干，平生志气斗牛寒。

在下、郭英。保定朱公子来赴无量大会。今日悶坐店中，身体不爽，不免到外面閑游一回。（向內）狗儿哪里？

狗　儿　（內）啊哈！（上）

（念）嘻嘻哈哈，

走慣烟花；

大爷花錢，

我也耍耍。

大爷在上，狗儿有礼！

郭　英　罢了。

狗　儿　叫我出来什么事？

郭　英　你大爷悶坐店中，心中不爽，要到外边閑游。

狗　儿　您哪心中不爽，要到外边逛逛？

郭　英　正是。

狗　儿　我們这儿有个勾栏院，新近来了个“白牡丹”，长

得别提多好啦！咱們到那儿去逛逛？

郭　英　如此，多带銀两，带路！

狗　儿　交給我啦。

郭　英　（唱西皮慢板）

南京城街市上鼎沸人烟，

都只为无量会来到此間。

叫狗儿你随我大街游玩，

〔幕內吹打声〕

郭　英　呀！

（唱）又听得这一家琵琶絲弦。

狗儿，这是做什么的？

狗　儿　这就是烟花院。

郭　英　待我进去。

狗　儿　等等儿，叫人出来迎接您呀！

郭　英　快去。

狗　儿　老鴇子！老鴇子！

〔邱氏上〕

邱　氏　这些底下人，吃了飯淨睡，什么事都不管，門口叫門还得我去。是誰？（开門介）哈哈，老狗，干什么来啦？

狗　儿　給你領了个大嫖客来。

邱　氏　在哪里？

狗　儿　这不是？

邱　氏　大爷！

郭　英　罢了。

邱　氏　請到里头坐。

郭　英　带路！

邱　氏　是啦。

〔邱氏、郭英、狗儿进門介〕

邱　氏　大爷請坐。

郭　英　好淸雅的所在！

狗　儿　地方不錯。

邱　氏　丫头，倒茶来！

〔丫头拿茶上〕

丫　头　大爷，您哪喝茶。

郭　英　摆下。

丫　头　您哪好？

郭　英　好。狗儿，賞她五两銀子。

狗　儿　是啦。老鴇子，大爷賞她二两銀子，在我这儿。

邱　氏　是啦。

狗　儿　二八賬！

邱　氏　可眞有你的！謝謝大爷！

丫　头　謝謝您哪！

郭　英　罢了。

〔丫头下〕

郭　英　狗儿，我們走吧。

狗　儿　别走。老鴇子！

邱　氏　怎么？

狗　儿　你是怎么啦？

邱　氏　怎么啦？

狗　儿　你这儿沒好的么？

邱　氏　有好的。

狗　儿　有好的怎么不叫出来，淨弄些粗手笨脚的呢？

邱　氏　待我叫去。

狗　儿　快去！

邱　氏　薛姬儿快来！

薛　姬　（內）来了！（上）

（唱）奴情願卖与人为奴为仆，

又怎肯操賤业羞耻全无！

邱　氏　儿呀，来了一位大爷，过去陪陪。

薛　姬　啊母亲，孩儿有言在先，若有人开得金鎖者，便是孩儿的丈夫。

邱　氏　哎呀天哪！这时候怎么不打天上掉下个小炉匠儿进来，把我閨女的鎖开开，我的天哪！

郭　英　狗儿，她在那里講些什么？

狗　儿　您哪不知道，她买了个姑娘，名叫"白牡丹"，长得十分人才，就是不肯接客。

郭　英　为何？

狗　儿　那白牡丹說：什么鉄冠道人給她把鎖，带在項上，不論什么人开开她的鎖，就嫁給那个人，可就是沒钥匙。

郭　英　你去說：我要看看那个女子。

狗　儿　是啦。老鸨子，我們大爷要瞧瞧她。

邱　氏　啊儿呀，那位大爷要瞧瞧你。

薛　姬　是。

邱　氏　老狗！

狗　儿　哎。

邱　氏　請大爷过目。

狗　儿　請您哪过目。

郭　英　待我看来！

〔郭英、薛姬互視介〕

郭　英　（背供介）呀！曾記得鉄冠道人言道：但遇項带紫金鎖

者，便是我的妻子。唔，婚姻不可错过。(向狗儿)狗儿！你去說：我能开鎖。

狗　儿　噢，您能开鎖？您等等儿。老鴇子！

邱　氏　怎么？

狗　儿　我們大爷会开鎖。

邱　氏　可好啦。儿呀，那位大爷他能开鎖。

薛　姬　母亲，他若开得鎖，孩儿再无异說。

邱　氏　老狗，請大爷开鎖。

狗　儿　大爷，請您哪开鎖。

郭　英　站过了！

狗　儿　得令！

郭　英　(唱)遇仙师名鉄冠曾对我言，
　　　　若得見紫金鎖便是姻緣。
　　　　把此事終日里心內常念，

〔郭英开鎖介〕

郭　英　(唱)一霎时紫金鎖分为两边。

薛　姬　呀！
　　　　(唱)他那里开金鎖終身有托，
　　　　怎奈是奴与他并无瓜葛。
　　　　母亲，看酒一席，摆在后楼。

邱　氏　交給媽媽啦。

郭　英　狗儿，回店取紋銀二百两，速去速回！

狗　儿　是啦。老鴇子，我去取銀子。想着，二八賬。

邱　氏　頻不頻！

〔邱氏、狗儿分下〕

薛　姬　郎君随我来！

郭　英　小娘子請！

〔同下〕

第 七 場

〔狗儿上〕

狗　儿　老镐子！

〔邱氏上〕

邱　氏　怎么？

狗　儿　銀子一百五十两。

邱　氏　劳您駕。

狗　儿　想着二八賬。

邱　氏　是啦。

狗　儿　我說，忙合半天，您給我找一个！

邱　氏　巧啦！

狗　儿　活該就是你。

邱　氏　不行。

狗　儿　可以，走吧！

〔同下〕

第 八 場

〔場設帐子、灯烛。細吹打。丫头拿酒引薛姬、郭英上〕

薛　姬　郎君請！

郭　英　小娘子請！

〔薛姬、郭英进門坐介〕

薛　姬　（向丫头）楼下去吧！

丫　头　是。（下）

薛　姬　郎君請！

郭　英　小娘子請！

〔薛姬、郭英同飲酒介〕

薛　姬　請問郎君，家住哪里，貴姓高名？

郭　英　小生姓郭名英，怀庆人也。保定朱公子赴无量大会，你休露我行藏。請問小娘子高姓大名，仙乡何处？

薛　姬　奴家薛姬，山东人氏。

郭　英　观你体态，不像下賤之人，怎么身落烟花？

薛　姬　唉，一言难尽也！

(唱)未开言止不住珠泪如麻，

都只为家貧苦无有生涯。

母先死父又亡无錢埋葬，

因此上自卖身落入烟花。

郭　英　听你之言，乃是卖身葬父，这也难怪。只候我大事成就，前来接你出院。

薛　姬　若得如此，感恩非浅。

〔起二更〕

薛　姬　夜已深了，請安寢了吧。

郭　英　小娘子先請，小生略坐片时。

薛　姬　听郎君之言，敢是不納奴家么？

郭　英　非也。

薛　姬　君不納妾，妾倒明白了！

郭　英　小娘子，明白何来？

薛　姬　君見奴家身落烟花，乃下賤之人，可是么？

郭　英　小娘子錯疑了。候朱公子赴过无量大会，那时再来接你出院就是。

薛　姬　如此，奴家先睡了！

(唱)开鎖时奴指望終身有托，

他扶主夺大业心想山河。

解罗裙上牙床独自睡臥，

自幼儿生下奴这等命薄。

〔起三更〕

郭　英　小娘子她竟睡去了！

(唱)二八女她生来百般娇样，

我与她結良緣堪称无双。

用手儿揭开了紅罗紗帳，

一霎时引得我心中顚狂。

不免叫醒她来。啊小娘子，你我就在今晚成就了夫妻之礼吧。

薛　姬　郎君說有大事在身，这夫妻之礼何必忙在一时呀？

郭　英　小娘子呀！

(唱)天賜那紫金鎖以为媒証，

今夜晚怎虛过佳期良辰？

此乃是前世里良緣注定，

我若得功名就你为夫人。

〔郭英、薛姬入帐介。起四更。邱氏暗上〕

邱　氏　待我上楼听听。(上楼、听介)

薛　姬　請問郎君尊庚几何？

郭　英　小生二十五岁。小娘子貴庚？

薛　姬　奴家十八岁了。

邱　氏　妙哇！

(唱)他二人在牙床有情有幸，

好一似巫山女阳台雨云。

〔起五更。邱氏下〕

郭　英　天已亮了，我要回店去了！

薛　姬　用了早飯，再去不迟。

郭　英　不消。昨夜之言，不可泄漏！

（唱）昨夜晚言和語心內記定，
我若得功名就接出院門。
〔分下〕

第 九 場

〔它青上〕

它　青　（念）肥头大耳貌堂堂，
身为駙馬在朝廊；
終朝每日吃醉酒，
娇妓歌舞乐一場。

某、它青。在元順帝駕下为臣，招为駙馬。这且不言。今日心中不爽，不免叫土伯火出来，寻个快乐之所。（向內）土伯火走来！

土伯火　（內）来啦！（上）
忽听駙馬叫，急忙就来到。
土伯火叩头！

它　青　罢了。

土伯火　駙馬爷有何吩咐？

它　青　你駙馬爷这几天心中不爽，叫你出来，想个什么地方取乐才好！

土伯火　駙馬爷，咱們城外头有个邱家院，新来了个姑娘，叫什么“白牡丹”，长得十分美貌，待我把她叫来与駙馬爷取乐如何？

它　青　好，快去叫来！

土伯火　喳！
〔它青下〕

土伯火　来呀！

四家丁　（內）啊！（上）

土伯火　带路邱家院！

四家丁　啊！

〔"水底魚"。众圓場〕

四家丁　来此邱家院。

土伯火　进去！

四家丁　啊！

土伯火　叫老鴇子！

四家丁　老鴇子！

邱　氏　(內)来啦来啦！(上)

是誰呀？(开門介)喲，原来是土老爷！我們这儿有礼啦！

土伯火　罢啦。你这儿有个白牡丹么？

邱　氏　有的。

土伯火　駙馬爷叫她进府陪酒！

邱　氏　她病啦。

土伯火　病啦？

邱　氏　不錯，病啦。

土伯火　好巧哇！叫来我瞧瞧！(作势介)

邱　氏　可了不得。(向內)薛姬快来！

〔薛姬上〕

薛　姬　母亲何事？

邱　氏　儿呀，它駙馬差人叫你进府陪酒。

薛　姬　啊母亲，那郭郎是孩儿的丈夫，怎么又叫孩儿陪酒？

邱　氏　是呀，我假說你病啦，他不信，要瞧瞧你。

薛　姬　待我去見他。

邱　氏　你去吧，可小心点儿。

土伯火　怎么还不来！

邱　氏　来啦。

薛　姬　土老爷在上，小女子万福！

土伯火　罢啦。果然長得不錯。你叫白牡丹？

薛　姬　是。

土伯火　駙馬爷叫你进府陪酒。

薛　姬　啊土老爷，小女子是有了丈夫的了。

邱　氏　对啦，我們姑娘是有了丈夫的啦。

土伯火　想你們烟花之輩，哪天沒丈夫！

邱　氏　不像話！

土伯火　来呀，背进府去！

四家丁　啊！

〔四家丁背薛姬下，土伯火随下〕

邱　氏　多喒回来呀？可了不得嘍！（哭介）

〔郭英上，狗儿随上〕

郭　英　月影照窗台，去会女裙釵。

媽媽！

邱　氏　哎喲，我的女儿喲！

郭　英　啊媽媽，为何这等模样？

邱　氏　不好嘍！

郭　英　（惊介）啊！

邱　氏　你的女人被宦青搶进府去啦！

郭　英　可恼哇可恼！

（唱）大胆狂徒乱胡行，

不杀贼子枉为人。

媽媽，我要进府救你女儿，可去得？

邱　氏　这！

郭　英　嗯？

邱　氏　你这个样儿去不得。

郭　英　要怎样才去得？

邱　氏　要扮做内侍模样，方可去得。

郭　英　你家中可有衣帽？

邱　氏　我們家哪儿有啊！

郭　英　这有銀子一錠，去往大街买来！

邱　氏　交給我啦。（下）

郭　英　狗儿！

狗　儿　有。

郭　英　速到店中取我佩劍，拜上众家弟兄，若念結拜之情，速到它青門首接应；如不念結拜之情，稳坐店中。快去！

狗　儿　知道啦。（下）

郭　英　它青哪它青！俺不杀你，誓不为人也！

（唱）难忍夺妻深仇恨，

　　倾刻教尔命归阴。

〔邱氏、狗儿上〕

邱　氏　衣帽有啦。

狗　儿　佩劍有啦。众位爷俱允帮助。

郭　英　換扮起来！（換衣帽介）媽媽，此处住不得了，这有紋銀十两，速往别处安居去吧！

邱　氏　哎喲，我的女儿喲！（下）

郭　英　狗儿，你可回店，我往它府去了。

狗　儿　是。（下）

郭　英　（唱）此去舍身探虎穴，

　　手中仗劍下龙潭。（下）

第 十 場

〔"水底魚"。四家丁背薛姬上，土伯火随上〕

土伯火　我說，你从了駙馬爷，富貴不小。

薛　姬　賊子，誰来貪图你們的富貴？快快放我回去！

土伯火　眞是有福不会享。（向內）有請駙馬！

〔它青上〕

它　青　（唱）忽听得土伯火一声禀报，
　　　　后殿內来了我皇亲富豪。

土伯火　来，見过駙馬爷！

薛　姬　喂呀！

它　青　（唱）我一見美貌女心中欢笑，
　　　　好一似天仙女降下九霄。
　　　　来，陪你駙馬爷飲酒去！

薛　姬　啊駙馬爷，小女子是有了丈夫的！

它　青　想你身落烟花，哪天沒有丈夫？来来来，今日駙馬爷就是你的丈夫。（拉薛姬介）

薛　姬　住了！
　　　　（唱）你本是富貴人出言可恼，
　　　　休把奴良家女下賤相瞧。
　　　　我丈夫他来到此禍非小，
　　　　那时节我看你怎生开交。

它　青　（唱）斟上了葡萄酒滿臉陪笑，
　　　　走上前叫薛姬我的娇娇。
　　　　跟着我受富貴何等不好，
　　　　落在那烟花院下賤不高。

〔薛姬打它青嘴巴介〕

它　青　好恼！来，斬了！

士伯火　且慢！就这样杀啦，豈不便宜了她！

它　青　依你之見？

士伯火　依奴才之見，把她洗脫干淨，吊在月台之上，以弓弹打她，飲酒取乐，豈不是好！

它　青　好，洗剝了吊起来！

四家丁　啊！

〔四家丁脫薛姬衣、吊介〕

它　青　（唱）手指着月台上罵声潑賤，

你打我玉叶人犹如欺天。

叫人来看过了金弓銀弹！

〔它青飲酒，以弹打薛姬介〕

它　青　（唱）飲干了葡萄酒心內发煩。

赤条条光溜溜抛头露面，

〔它青飲酒以弹打薛姬介〕

它　青　（唱）都只为无福分休怨蒼天。

似你这下賤輩誰来怜念！

〔它青飲酒，以弹打薛姬介〕

它　青　（唱）三次弹管教你命丧黃泉！

郭　英　（內）圣旨下！

士伯火　圣旨下！

它　青　看香案伺候！

士伯火　香案伺候！

〔它青接旨介。郭英上，救薛姬下〕

它　青　啊！吩咐众教师追拿奸細！（下）

士伯火　众教师走上！

四教师　（內）来也！（上）

土伯火　追拿奸細！

四教师　啊！

〔四教师，土伯火追下〕

第十一場

〔“水底魚”。湯和、常遇春、胡大海、吳福、朱元龙上，郭英背薛姬上〕

郭　英　众家弟兄，那賊追来，敌擋一陣！

朱元龙
常遇春
胡大海　閃过一旁！
湯　和
吳　福

〔四教师、土伯火追上，起打，四教师、土伯火敗下〕

郭　英　有劳众位兄弟。回店一叙！

众　　　請！

〔尾声，众同下〕

碧 玉 簪

潘侠风藏本

提 要

吏部尚书张瑞华有女玉貞，嫁与赵启賢为妻。张內侄陆少庄羡玉貞貌美，欲娶不得，遂买通顾媒婆騙得玉貞碧玉簪一支，并伪造情书一封，趁启賢、玉貞新婚之日，丢入洞房。启賢拾得，疑玉貞不貞，不与同房，并时加白眼。后経张瑞华勘問顾媒婆，真像始明，夫妻言归于好。

第 一 場

〔赵啓賢上〕

赵启賢　(引)世代書香，怀錦綉，滿腹文章。

(詩)画堂双燕为春忙，

惹引愁絲百丈长；

錦样年华須珍爱，

未知何日定鸞凰？

〔院子暗上〕

赵启賢　小生、姓赵名启賢，淮阳人氏。我父曾为永嘉太守，不幸早年亡故；只有母亲在堂。是我每日在家讀書养亲，倒也逍遙自在。今日乃是我父的好友张尚書寿誕之期，不免禀知母亲，前去拜寿。家院，請太夫人出堂！

院　子　有請太夫人出堂！

〔赵安人上〕

赵安人　(引)娇子多能，最关心，男大当婚。

赵启賢　母亲在上，孩儿拜揖！

赵安人　罢了。一旁坐下。

赵启賢　告坐。

赵安人　請出为娘，为了何事？

赵启賢　今日乃是我父的好友张尚書寿誕之期，理当前去拜寿。禀知母亲，儿要前去拜寿。

赵安人　我儿快快备办寿礼，前去上寿才是。

赵启賢　遵命！

（唱）辞别母亲离家門，
　　张府祝寿走一程。（下）

赵安人　（唱）祝寿称觞拜父执，
　　讀書知礼好儿孙。

〔同下〕

第　二　場

〔张瑞华上〕

张瑞华　优游林下皇恩大，今日华堂寿宴开。

〔家院暗上〕

张瑞华　老夫、张瑞华。淮揚人氏，官拜吏部尚書之职。只因奸佞专权，辞职还乡，享受山林之乐。膝下无子，只有一女，名唤玉貞，年方一十七岁，倒也聪明伶俐，我夫妻爱如掌上明珠。只是女大当婚，这选婿之事，倒不能不时刻留心。今日乃老夫五十寿辰，已吩咐家下人等預备家宴。家院，酒宴可曾齐备？

家　院　俱已齐备。

张瑞华　請夫人、小姐出堂！

家　院　有請夫人、小姐！（下）

〔陆夫人、张玉貞、小蕙上〕

陆夫人　筹添海屋人偕老，

张玉貞　椿蔭門庭日正长。

陆夫人　老爷！

张瑞华　夫人！

张玉貞　爹爹在上，待孩儿拜寿！

张瑞华　生受你了，哈哈哈……

〔吹打。张玉貞拜寿介〕

张瑞华 今日老夫寿誕，特备家宴与夫人痛飲。

〔小蕙摆酒介〕

张瑞华 老夫年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此一女，現已长成人了，你我夫妻要替她好好择一佳婿，方了却你我的心願。

〔张玉貞羞介〕

陆夫人 老爷言之有理，須要时刻留心才是。今日你要暢飲几杯。

张瑞华 請哪！

〔张瑞华、陆夫人、张玉貞飲酒介〕

张瑞华 （唱）坐花前飲春酒一家欢宴，

陆夫人 （唱）有娇女在身旁娛乐残年。

张玉貞 （唱）喜双亲共偕老百年康健，

願此后常欢聚置酒花前。

〔家院上〕

家　院 赵启賢赵相公前来拜寿。

张瑞华 夫人、女儿迴避。

〔陆夫人、张玉貞、小蕙下〕

张瑞华 有請！

家　院 有請赵相公！（下）

〔赵启賢上〕

赵启賢 謹奉慈母命，前来晋寿觴

伯父大人請上，待侄儿拜寿！

张瑞华 有劳你了。

〔吹打。赵启賢拜寿介〕

张瑞华 賢侄請坐。

赵启賢 謝坐。

张瑞华 多时不見，賢侄越发地英俊了。

赵启賢　伯父夸奖。

张瑞华　(背供介)我看赵家賢侄，英俊非凡，定有出头之日。适才与夫人提起女儿的亲事，恰好就有此机会，我不免把女儿許配与他，看看他的心意如何。(向赵啓賢)啊賢侄，我与你父乃是金石之交。我有一句言語，虽然有些唐突，也要講在当面。

赵启賢　伯父請講。

张瑞华　我有一女，年已一十七岁，貌亦不恶，意欲許配賢侄結为秦晋之好。你回家之时，禀告老夫人，我想她是不能推辞的了。

赵启賢　承蒙伯父不弃，得攀高門，万千之幸。容小侄禀过慈亲，再来下聘。告辞了！

张瑞华　賢侄請便。

赵启賢　正是：看看要做乘龙婿，回轉家中禀娘亲。(下)

张瑞华　看赵賢侄已去，不免去到后堂，說与夫人知道便了。哈哈哈……(下)

第　三　場

〔陆少庄上〕

陆少庄　(念"西江月")

終日寻花問柳，

害人本領我有；

好个饅头刚上口，

偏偏不能到手。

〔丑院子暗上〕

陆少庄　我、陆少庄。父母早亡。我父亲做了几任外官，刮了許多地皮，归我享受，总算是他老人家有点儿孝

心，替我爭气，吃喝嫖賭，我件件精通。最可恨我姑夫张瑞华老不开眼。我那表妹张玉貞，长得跟粉人儿一般，我想她想得要命。我几次三番向他求亲，您瞧这老东西多么可恶，他說我不务正业，是个败子，不肯答应。昨儿个听人說，他把我表妹已經許配赵启賢这个小子啦。像我这才貌双全的他偏不給，反把一朵好花儿插在牛粪上，你說可气不可气！我总得想个法子破坏了他們这門婚姻，把我表妹弄到我手里，也出出我心头的恶气。小子！

丑院子　有。

陆少庄　你到隔壁儿把顧媒婆找来，就說相公有要紧的事跟她商量。快去！

丑院子　是啦！（下）

陆少庄　这顧媒婆跟我要好多年啦，替我說媒拉縴，倒是无恶不作的。等她到来，叫她想个好法子。

〔顧媒婆上〕

顧媒婆　常常穿門入戶，蜜語甜言害人。

参見相公！叫我来有什么事嗎？

陆少庄　請坐。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我表妹张玉貞你是认得的，前几回我向那老狗求亲，碰了好几次釘子。昨儿个听說已經把她許配赵启賢那小子啦。請你过来想个法子，把他們这門亲事破坏啦，那么一来，表妹还不在我手心儿里轉嗎？咱們有交情，你总得替我出出气才是呀！

顧媒婆　看你这可怜的样儿，我替你想个法子吧！（想介）法子倒有一个，你附耳上来。

〔顧媒婆、陆少庄耳語介〕

陆少庄　好极啦，好极啦。你就办去吧。

顧媒婆　事情成功，你怎么样謝我哪？

陆少庄　也无非是极力效劳而已。

顧媒婆　瞧你这块骨头！

〔顧媒婆、陆少庄分下〕

第　四　場

〔张玉貞上〕

张玉貞　（唱）晓鶯啼月画楼前，

绣被余温尚恋眠；

春睡才回人意倦，

梳妆待下水晶帘。

奴家、张玉貞。父母在堂，十分寵爱。昨日聞听母亲言道，父亲寿誕之日，赵家相公前来拜寿，父亲一見非常欢喜，已将我許配与他，只等赵老安人来下定礼。話虽如此，但不知赵家公子性情如何？唉！婚姻大事命中注定，且自由他。

〔小蕙上〕

小　蕙　忙将好消息，报与有心人。

恭喜小姐！賀喜小姐！

张玉貞　喜从何来呀？

小　蕙　老爷不是把小姐許配赵公子了嗎？听說赵老安人喜欢的了不得，今天就派人下定来啦。小姐，我再告訴您一个好消息，看門的老伯伯跟我說：这位赵公子像貌好，脾气好，还是文武双全。小姐您眞是个有福气的人！

张玉貞　休得胡說！天已不早，快快与我梳妆。

小　蕙　是。

〔小蕙与张玉貞梳妆介〕

张玉貞　（唱）对菱花暗地里芳心自轉，
　　　　听她言不由人喜上眉尖。
　　　　果然是成佳偶两心欢恋，
　　　　也算得人世間美滿姻緣。

〔顧媒婆上〕

顧媒婆　安排毒狠計，誆騙女娇娃。
　　　　小姐，您起的好早哇！

张玉貞　哦，媽媽来了。請坐！

顧媒婆　噯，坐着。妹妹你好哇？

小　蕙　好，媽媽坐下說話吧！

顧媒婆　恭喜小姐！賀喜小姐！小姐有了人家啦。我听說这位赵相公长得可是好的了不得呀！像貌也好，文才也好。

小　蕙　媽媽，您甭說啦，我已經都告訴小姐啦。

顧媒婆　好，算你搶了头报啦，我算个二报吧。

张玉貞　媽媽可好？好久不到我們这里来，是何緣故啊？

顧媒婆　咳！不瞞小姐說，我淨穷忙啦！这您快大喜啦，我一定要来帮忙的。喲！小姐的头越梳越好看啦！这么多穿的、戴的，件件都是宝貝，打扮起来更跟天仙一般啦！眞想不到，赵相公会有这么大的福气。

小　蕙　顧媽媽您别在这儿乱說啦！

顧媒婆　（起身倚妆台介）这么多穿戴的东西，我都沒穿戴过。
　　　　这支碧玉簪可眞好看呀！

张玉貞　这是我母亲最心爱之物，还是她老人家家传的宝貝呢！

顧媒婆　这个样子是眞好看，我有个亲戚，托我替他打个簪子，我想借小姐这支碧玉簪做个样子，明儿个就送回来，不知小姐肯不肯呀？

张玉貞　这个么？此乃是我母亲心爱之物，不能随便借人，媽媽不要見怪。

小　蕙　顧媽媽不是外人，借給她做个样子，一两天也就送回来啦，我想沒什么要紧吧。

张玉貞　說得倒也有理。如此么，就借与媽媽，必須快快送回才是！

顧媒婆　多謝小姐！明儿个就送回来。我还有件要紧的事要办，就此告辞啦。

张玉貞　請便。

〔顧媒婆作鬼臉介，下〕

张玉貞　小蕙，将妆台收拾好了，我們到后堂去吧。正是：曉妆梳罢閑无事，父母台前問早安。

〔同下〕

第　五　場

〔四太监、大太监上〕

大太监　恭奉新皇詔，宣用老成人。

咱家、司礼太监是也。今奉圣命，宣召张瑞华尚書到京供职。孩子們，打道淮揚啊！

四太监　啊！

〔众同下〕

第　六　場

〔张瑞华、陆夫人、丫鬟上〕

张瑞华　残年最是怜娇女，

陆夫人　择婿欣逢有美才。

张瑞华　夫人請坐！

陆夫人　老爷請坐！

张瑞华　前日赵家送来定礼，說道下月十五日就要迎娶女儿过門。啊夫人，我們只有此女，一切妆奩須要从丰的預备才好哇！

陆夫人　不劳老爷費心，妾身早已安排过了。

〔家院上〕

家　院　启老爷：圣旨到。

张瑞华　夫人迴避。

〔陆夫人、丫鬟下〕

张瑞华　香案接旨！

〔四太监、大太监上〕

大太监　圣旨下，跪！

张瑞华　万岁！

大太监　詔曰："新主登基，起用老臣，张瑞华职授礼部尚書，即日来京供职。"旨意讀罢，望詔謝恩哪！

张瑞华　万万岁！后堂摆宴与公公洗尘。

大太监　王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辞啦！

张瑞华　送公公。

〔张瑞华送介，大太监、四太监下〕

张瑞华　家院，請夫人、小姐出堂！

家　院　是。(向內)二堂传話，請夫人、小姐出堂！

〔丫鬟、小蕙、陆夫人、张玉貞上〕

陆夫人　(唱)不知恩詔緣何事，

张玉貞　(唱)莫非新皇念老臣？

陆夫人　老爷，圣旨到来为了何事？

张玉貞　是呀，圣旨到来，为了何事呀？

张瑞华　夫人請坐，女儿你也坐下。待我告訴你們：适才圣旨到来，官封礼部尙書，仍着我回京供职。你道喜是不喜？

陆夫人　不知老爷几时启程？

张瑞华　今日就要启程。啊夫人，女儿的喜事，就全仗夫人偏劳了。家院，吩咐备馬伺候！

家　院　是。（下）

张瑞华　（唱）皇恩厚念功勛把老臣来召，

〔家院带馬，张瑞华上馬介〕

张瑞华　（唱）女儿事还望你独自偏劳。

陆夫人　（唱）但願得此一去官星高照，

张玉貞　（唱）何日里見严亲侍奉終朝。

〔众同下〕

第　七　場

〔顧媒婆上〕

顧媒婆　害人不怕用毒手，不問良心有沒有。
我、顧媒婆。前天跟张小姐借来一支碧玉簪，是我同陆相公定下一計，写假信一封，陷害那张小姐。今儿个是张小姐出嫁的好日子，我不免借着帮忙为名，前去假意殷勤，見机而行便啦！（下）

第　八　場

〔赵啓賢、赵安人上〕

赵安人　且喜調羹得佳妇，

赵启賢　从此举案有賢妻。

赵安人　今乃吾儿花燭良辰，已派人前去迎亲，花轎想必就要来到了。

家　院　（內）花轎到！

赵安人　搭上堂来！

〔张玉貞、小蕙、顧媒婆、轎夫上。儐相另上〕

赵安人　儐相，贊礼上来！

儐　相　伏以：

今日喜鵲叫，

夫妻共到老；

賢夫不知故，

无事庸人扰。

动乐！

〔吹打〕

儐　相　一拜天地！

〔张玉貞、赵啓賢拜介〕

儐　相　二拜高堂！

〔张玉貞、赵啓賢拜介〕

儐　相　夫妻交拜！

〔张玉貞、赵啓賢对拜介〕

儐　相　送入洞房！

〔众分下〕

第　九　場

〔場設大帐。赵啓賢上，小蕙、顧媒婆扶张玉貞上，入洞房，分坐介，小蕙給张玉貞揭蓋头介〕

顧媒婆
小　蕙　請新郎、新妇早点儿安歇吧。我們去啦！

〔小蕙下。顧媒婆作鬼脸介，扔假信、碧玉簪于地介，下〕

赵启賢　聞听张家小姐才貌双全，今日成此美眷，我赵启賢好不欢喜也。看天时不早，待我催小姐安歇，早成佳礼。

〔赵啓賢掩門，足擸書信、拾介〕

赵启賢　啊！地上遺的何物，待我看来。(念)陆少庄表兄开拆。表妹玉貞拜上。(惊介)啊！这"玉貞"二字分明是新人的名字，其中必有緣故，待我出房看来。(持烛出房看信介)啊！怎么这信內还有碧玉簪一支？好奇怪呀！(念)"表妹此来，出于无奈，望祈原諒。待等母亲寿誕之辰，再图相会。送上碧玉簪一支，作为表記。表妹玉貞拜上。"(惊介)啊！这是一封情書啊！(想介)想必是这賤人在家与那陆少庄有些暗昧之事，这封書信是約期相会的。哎呀呀，这还了得！(气介)不想张尙書家中生此不肖之女，这便怎么处？(想介)此事她豈肯自己承认？待我禀告。(欲行又止介)呃！母亲若是声张起来，豈不与我顏面有关？这、这，这……这便如何是好？(想介)哦哦有了，待我回轉書房安睡，慢慢訪查明白，再收拾与她便了。

〔赵啓賢持烛回房，放灯案上，出房介，匆匆下。张玉貞偷看，惊介。小蕙上〕

小　蕙　今儿个晚上我家小姐洞房花燭，顧媽媽同我約好，前来听房。怎么她还不来呀？这房門为什么还不关哪？想是新郎官忙的忘了关門。(偷看介)喲！怎么新郞不見啦？(再看介)啊，为什么我家小姐独自一个人儿坐在那儿啦？这是什么緣故啊？待我进去看看。(进介)小姐，我家姑爷哪儿去拉？

张玉貞　我不晓得。适才好像看什么物件，看毕之后，他就

匆匆地走出去了。

小　蕙　走了多少时候啦？

张玉貞　去了好久了。

小　蕙　喲！这是什么緣故啊？我出去找找他去。（匆匆出介）

张玉貞　小蕙，且自由他，不要大惊小怪的。

〔小蕙不理介，跑下〕

张玉貞　我看赵公子，分明是看見什么物件；为何一言不发，神色慌张，一去不返，难道有什么不满之处么？唉，叫我好难解也！

〔小蕙上〕

小　蕙　哎呀小姐！好奇怪呀！我去看姑爷，他独自一个人在書房里睡啦！

〔张玉貞惊介，旋即沉静介〕

小　蕙　小姐，这可不是小事儿呀，待我去禀知老夫人去！

张玉貞　不要前去。如此疯癫，成何样子？快快去睡吧！

小　蕙　姑爷旣不进房，小姐冷清清的一个人儿在这儿怪可怜的，我陪您在这儿睡吧？

张玉貞　这倒使得。唉，天哪！

（唱）女儿家眞个是天生薄命，

　　花燭夜冷淸淸好不伤情！

〔张玉貞掩泪下，小蕙随下〕

第　十　場

〔赵安人上〕

赵安人　昨宵子媳同花燭，待等来年抱孙孙。

〔赵啓賢上〕

赵启賢　孩儿拜見母亲！

赵安人　罢了，一旁坐下。我看媳妇十分賢慧，这也是你的好造化。

赵启賢　賢慧么？母亲且看几天，便可明白了！

〔张玉貞、小蕙上〕

张玉貞　一旦为新妇，堂上拜婆婆。

婆婆在上，媳妇拜見！

〔张玉貞拜介。赵啓賢怒起背立介〕

赵安人　不消拜了。你們夫妻一齐坐下。

赵启賢　孩儿有事，要回書房去了。

赵安人　你媳妇刚刚到来，你怎么就要走去？你且坐下，陪她說些閑話才是。

赵启賢　孩儿实在有事，不能在此久留，少时再来伺候母亲。儿告辞了！（下）

赵安人　好奇怪呀！看我儿神气好似不喜欢新妇之样。像这样才貌双全的媳妇，他还不中意嗎？这个畜生的眼睛也太高了！

〔张玉貞作羞介〕

赵安人　媳妇，我儿从小娇养，性情不好，脾气古怪。你是賢慧人，总要好好順他一些才是。

张玉貞　婆婆言之有理，媳妇遵命。

赵安人　你也劳乏了，回房歇息去吧。

张玉貞　是，媳妇告辞了！（背供介）看他如此溺爱，叫我有口难言。唉！无可奈何！（掩泪介，下）

小　蕙　我說老夫人，昨儿个公子沒有入洞房，他自己独自一个人儿在書房里睡的，也不知是什么緣故？你老人家总要問个明白才好哇！

赵安人　（惊介）哦，有这等事么！这是什么緣故呢？（想介）小

蕙，你且先去，等今晚进洞房的时候，你前来告我，我自有道理。

小　蕙　是啦！(下)

赵安人　正是：可恨生儿不长进，偏教老母又劳心。(下)

第十一場

〔张玉貞上〕

张玉貞　紅燭有情流热泪，一腔幽恨訴誰知。

奴家、张玉貞。昨夜公子旣不肯进房安歇，今日在婆婆面前又是那样怒容相向，叫人实在不得明白。唉！我們做女孩儿的，一經出嫁，就受人欺侮到这般田地，思想起来，好不痛伤人也！

(唱)在家中有慈母嘘寒問暖，

到而今受欺侮又有誰怜。

〔赵安人、赵啓賢、小蕙上〕

赵安人　你这个畜生，为娘的好容易替你娶一房媳妇，况且你这媳妇是才貌双全，十分賢慧。像你这样不肖之子，配此有才貌的媳妇，我还怕辱沒人家呢，你难道还有什么不滿意的么？小蕙，你将公子推进房去，将門鎖上，我看这畜生还有什么法儿。眞眞气煞我也！

〔小蕙推赵啓賢入房鎖門介〕

小　蕙　老夫人，門鎖好啦。你老人家也別生气啦。

〔起初更〕

赵安人　(听介)这就好了。从此和和睦睦，明年得个孙儿，那时大家都要来說：“老夫人你有了孙儿了，好福气呀！”哈哈哈……如此么，也就了却我一桩心願。小蕙，

你夜間須要留心，听听他們的动靜，老身我去安睡去了。

小　蕙　遵命！

〔赵安人下。小蕙另下。赵啓賢假寢介。张玉貞坐床上偷看、沉思介。起二更。张玉貞掩泪，假寢介。赵啓賢起立，四顧介〕

赵启賢　唉！我那老母不明其中緣故，强迫我进入洞房。我已拿定主意，誓不与这賤人同諧花燭。也罢！只得在此伏几而睡，且待天明，再作道理。

〔赵啓賢倚桌假眠介。张玉貞起偷看介。起三更〕

张玉貞　哎呀，看他已經睡着了。他怎么还是不发一言呀？唉！像这样无情无义之人，我还有什么希望啊！（想介）想我张玉貞有何愧对于他，无端受此欺侮，难道有奸人用谗言害我不成么？（又想介）就是有人害我，他也須訪問明白才是呀！（再想介）哦，我明白了，莫非这狠心人早与旁人有了白头之約，不願与我成婚不成么？旣是如此，你又何必娶我前来。唉，左思右想，实实叫我无从猜测也！

（唱）莫不是听谗言将我錯怪，

　　莫不是心隐痛有口难开；

　　莫不是另藏娇无心理睬，

　　倒教我費心思难以詳猜。

夜靜更深，身上頓覚寒冷。我看他一人独自睡在外边，衣衫单薄，若任他在此睡上一夜，豈不冻坏了么！待我取衣与他蓋上。呃！像这样狠心之人，我还体貼他什么，不必了。話虽如此，常言道：嫁夫随夫。我旣与他成了婚配，难道就坐看他冻上一夜不成么！还是与他蓋上的好。呃！他旣待我如同仇

人一般，我若与他盖上，恐怕他要說我有心挑逗于他，豈不是自討无趣。不必了，不必了。（坐介）

〔起四更〕

张玉貞　唉！我想老夫人只有一子，他老人家又待我甚好，我既与他成为夫妻，眼前纵然有此誤会，日后必能水落石出。若是将他冻坏，我日后又依靠何人？看在婆婆面上，还是与他盖上。哎呀！他与我未交一言，陌生生的男女，我无端体貼起来，这羞人答答如何是好呢！

（唱南梆子）

夜深沉秋风起遍体寒冷，
可怜他独一人睡梦昏沉。
他虽然待奴家十分薄幸，
总算我张玉貞名义的夫君。
况且那老夫人疼爱尤甚，
怎能够听凭他冒冻伤身？
我只好取衣衫与他盖定，
女儿家这举动怎不羞人！

〔张玉貞欲盖又止，想介，与赵启賢盖衣介。赵啓賢翻身抛衣于地介、起立怒視介〕

赵启賢　你这賤人，自送前来，眞眞的不知羞耻！

〔小蕙暗上〕

小　蕙　我听听他們的动静。

〔赵啓賢欲要开門，张玉貞厉声質問介〕

张玉貞　我来問你，你三番两次欺侮于我，究竟为着何来？

赵启賢　你自己做的事，还要装糊塗，像你这样无耻的賤婢，不配与我講話！

〔赵啓賢开門欲走，张玉貞牵衣介〕

张玉貞　你无端辱罵于我，总要說个明白。我若有錯，立刻便死！

赵启賢　你所做的事么？哎呀，早就該死！

〔赵啓賢踏张玉貞足介，张玉貞痛坐地哭介〕

张玉貞　我好苦哇！

〔赵啓賢拉門欲出介〕

小　蕙　哎喲！他們打起来啦，我把門开开，进去劝劝吧！

〔小蕙开鎖进房，被赵啓賢撞倒，起立怒視介〕

赵启賢　你們哪，都不是好东西！

〔赵啓賢出門，匆匆走下。小蕙扶起张玉貞介〕

小　蕙　哎喲小姐，您这是怎么啦？

张玉貞　公子无端辱罵于我，眞眞的命苦啊！（哭介）

小　蕙　这可太下不去啦，我去告訴老夫人去！（跑下）

张玉貞　小蕙不要去惊动老夫人，免得她老人家又要生气。

〔小蕙扶赵安人上〕

赵安人　怎么了？怎么了？这畜生又闖禍了么？哎呀媳妇，你們为何又吵起来了？

张玉貞　婆婆呀！

（唱）都只为他一人在房独寢，

我恐怕天寒冷冻坏郎君；

因此上取衣衫与他盖定，

沒来由他罵我无耻賤人！

（哭介）喂呀！

赵安人　这是你的好意，这小畜生不知好歹，老身替他与你賠礼。小蕙，你搀扶小姐好好安睡去吧。待我去同那个小畜生拚个老命！（下）

小　蕙　小姐，有老夫人給您做主，我服侍您去睡吧。

〔张玉貞掩泪下，小蕙随下〕

第十二場

〔陆夫人上〕

陆夫人　女儿嫁出門，时刻挂在心。

〔家院暗上〕

陆夫人　老身、陆氏。老爷奉旨进京，在朝供职。小女玉貞已嫁赵启賢为妻。家中只我一人，好不寂寞。我家亲眷甚少，只有一內侄陆少庄，从前常来走动，因此人不肯学好，几次三番托人前来作媒，要聘小女为室，被我一口拒絕。如今許久不到，想是心中有些不满。且自由他。今日是我寿誕之期，我不免叫家院前去赵家，接我女儿、女婿到此，热鬧一回，也好解除煩悶。家院！

家　院　有。

陆夫人　你去到赵家，就說今日是我寿誕之期，請姑爷、小姐一同前来吃酒。快快前去！

家　院　是。

〔陆夫人下〕

家　院　夫人命我去請姑爷、小姐，待我前去。(圓場) 来此已是赵府。門上哪位在？

〔院子上〕

院　子　哪里来的？哦，原来是张府的管家，到此何事？

家　院　今日是我家夫人寿誕之期，特来迎接姑爷、小姐同去吃酒。相煩通报。

院　子　請少待。(向內)有請太夫人！

〔赵安人上〕

赵安人　何事？

院　子　今日是亲太太寿誕之期，派人来接我家公子与少奶奶同去吃酒。

赵安人　好了，好了。你去書房快請少爷前来。

院　子　是。(向家院)张府管家，請来吃茶。

〔院子、家院下〕

赵安人　小蕙哪里？

〔小蕙上〕

小　蕙　老夫人，什么事呀？

赵安人　好了，好了。我这个畜生，自从那日他夫妻吵鬧之后，尚未进房。被我再三責駡，还是不肯应允。問他何故，亦不肯講。老身十分焦急，只好慢慢的想个法儿叫他夫妻和睦。恰巧今日是亲家太太寿誕之日，来接我儿与媳妇同去，这倒是他們和睦的好机会到了。哈哈哈……快快請你家小姐出来！

小　蕙　是。(向内)有請小姐！

〔张玉貞上〕

张玉貞　終日愁眉和泪眼，不知何日見光明。
婆婆，喚儿出来，有何吩咐？

赵安人　坐下！今日是你母亲寿誕之期，已派人前来，接你夫妻前去吃酒。我看你在此煩悶，不妨在家多住几日。我儿脾气不好，你在亲家面前，还要替他遮盖遮盖才是。

张玉貞　媳妇遵命！

〔赵啓賢上〕

赵启賢　啊母亲，适才蒼头对我去講，孩儿都已晓得了，儿身体不爽，有些困倦，不能前去。媳妇既已嫁人，

亦不能听她自由来往，还是不叫她前去的为是。

赵安人　胡說！你不前去，还則罢了；豈能叫她母女永不見面？豈有此理！媳妇，你只管前去，不要理他。

张玉貞　遵命。媳妇就此告辞了！

〔院子、家院上〕

赵安人　吩咐家院准备車辆。

小　蕙　車辆走上！

〔车夫上〕

张玉貞　（唱西皮散板）

拜別了老婆婆家門回轉，

坐車中思往事珠泪如泉。

〔家院、小蕙、张玉貞、车夫下〕

赵安人　唉，看你这样大的怪脾气，如何得了！（下）

赵启賢　哎呀且住！照这样情形看来，明明是与陆少庄幽会去了。这便怎么处？（想介）哦哦有了。蒼头过来！你随同少奶奶前去，对张家去說，务必叫小姐随車而回。你就說，这是我們赵家的規矩，无可通融，快快前去！

院　子　是。（下）

赵启賢　正是：任她巧計图幽会，怎脫男儿掌握中！（下）

第 十 三 場

〔陆夫人上〕

陆夫人　（唱）今日里华堂上摆开家宴，

待娇女和快婿共庆团圓。

〔家院、小蕙、张玉貞、车夫上，車夫下〕

张玉貞　（唱西皮搖板）

惨凄凄独一人家門回轉，
这苦情对老母怎样开言！

家　院　小姐回来了。(下)

张玉貞　母亲在上，孩儿有礼！

陆夫人　不消了。我儿坐下。啊！女婿为何不一同前来呀？

张玉貞　女婿么，他、他、他要預备进京赶考，因此不能前来，还望母亲原諒。

陆夫人　噢，这就是了。(看张玉貞介)啊，我儿为何消瘦到这般模样，莫非有什么病嗎？

小　蕙　夫人，姑爷他的脾气——

〔小蕙欲言，张玉貞以目示意阻止介〕

小　蕙　他的脾气，还算不錯。

〔张玉貞掩泪介〕

陆夫人　我儿为何臉有泪痕？我看你的神色，与在家时怎么完全是两个人了。从前在家时是何等活泼，何等伶俐；今日回家，面色黃瘦，精神萎頓，欲言不言，却为何来？难道有什么不得意的事么？我儿只管說出，为娘与你做主。小蕙，你看小姐可是瘦了么？

〔小蕙欲言介，张玉貞怒視小蕙介〕

小　蕙　小姐么，我也覺得有点儿不好。

张玉貞　(强笑介)母亲不要听她胡說，女儿諸事俱都随心，母亲不要多疑。

陆夫人　如此甚好。你父亲不在家下，我家中寂寞得很，你旣回家，要多住几日才好。

张玉貞　这个么！

〔家院上〕

家　院　赵家来人，接小姐回去。

张玉貞　母亲哪，孩儿还是回去的好。

〔家院下〕

陆夫人　女儿回娘家，哪有不住之理？

小　蕙　是呀，夫人还是留小姐多住一年、两年才好。

陆夫人　小蕙好不懂事，住上几天也就是了，哪有住上一年、两年的道理！

〔家院上〕

家　院　赵家来人言道，务必請小姐随車而回，这是赵家規矩，无可通融的。

陆夫人　豈有此理！女婿不同来还則罢了，我留自家女儿多住几天，他家怎么还如此无理？三番两次前来催逼，眞眞气煞我也！

〔家院暗下〕

张玉貞　母亲哪！女儿是不能不回去的。当初既将我許配赵家，这是他家的規矩，女儿怎能違拗？母亲但請寬心，还是放女儿回去吧！

（唱西皮二六板）

母亲不必来相劝，

女儿言来听根源：

自知无福成美眷，

命注姻緣敢怨天？

嫁夫只得随夫轉，

苦苦相留也枉然。

未知何日（轉唱散板）重相見，（拜別介）

慘慘生离不忍言。

〔車夫、院子、暗上。陆夫人送出介。张玉貞上車介，张玉貞、車夫、院子下，小蕙随下〕

陆夫人　哎呀且住！我看女儿这个情形，似有滿腹冤屈，不肯对我說明，这是什么緣故？

〔小蕙由下場門跑上〕

小　蕙　老夫人，您救救我們小姐才是！

陆夫人　此話怎講？

小　蕙　小姐自从过門之后，姑爷从未同房安歇；他一見我們小姐，不是打，就是罵。我們小姐近来茶飯都不肯吃啦，我看是不願意活啦！您总得拿个主意。小姐她不叫我說，我还是得早点儿回去；回去晚啦，怕她疑心，我走啦！（下）

陆夫人　唉，儿呀，竟有这等事！这都是我家老爷无有見識，見那赵家畜生前来拜寿，一口便将女儿許配于他。如今弄到这般田地，我不能眼睜睜将我女儿的性命断送他人之手。不过，我乃女流之輩，这便如何是好！（想介）家院哪里？

〔家院上〕

家　院　参見夫人，有何吩咐？

陆夫人　在我們家将之中，何人行走得快？

家　院　馬如飞能日行三百里。

陆夫人　叫他前来。

家　院　夫人有命，馬如飞来見！

〔馬如飞上〕

馬如飞　（内）来也！（上）

一身輕似燕，两足捷如风。

参見夫人！有何吩咐？

陆夫人　命你連夜进京，稟知老爷，說家中有十分要紧之事，請他告假回家，路上不可停留。快去快来！

馬如飞　遵命！(下)

陆夫人　正是：丈夫无見識，累苦我娇儿！（掩泪下）

第 十 四 場

〔四龙套、张瑞华上〕

张瑞华　（唱）在朝中蒙圣恩官居显要，

　　年半百无子嗣未免心焦。

老夫、张瑞华。自从奉召进京，圣上十分寵爱。太平无事，倒也消閑自在。只是家中久无音信，女儿出嫁之后，也不知他夫妻情誼如何，思想起来，倒有些放心不下。

〔旗牌上〕

旗　牌　禀老爷：家将馬如飞进京，有事面禀。

张瑞华　传他进来。

旗　牌　是。(向內)馬如飞进見！

〔馬如飞上〕

馬如飞　叩見老爷！

张瑞华　罢了。到此何事？

馬如飞　夫人言說家中有十分要紧之事，請老爷請假回家。

张瑞华　为了何事，以至如此慌张？

馬如飞　小人不知，只是夫人着急得很。

张瑞华　奇怪了。旣是如此，只好回家一行。馬如飞下面歇息。

馬如飞　多謝老爷！（下）

张瑞华　打道上朝！

〔四龙套、旗牌、张瑞华一翻、两翻介〕

张瑞华　臣、张瑞华見駕，吾皇万岁！

皇　帝　（內）有何本奏？

张瑞华　启奏万岁：臣张瑞华因有要事回家，請假两月，請求恩准。

皇　帝　（內）依卿奏請，准假两月，假滿回京供职。

张瑞华　謝主隆恩！左右，就此星夜回乡去者！

四龙套　啊！

〔众同下〕

第十五場

〔陆夫人上〕

陆夫人　几日无音信，时常挂在心。

〔家院上〕

家　院　启夫人：老爷回来了。

陆夫人　有請！

〔家院、陆夫人出迎介〕

〔张瑞华原人上，四龙套下，张瑞华、陆夫人、旗牌、家院同进門介〕

张瑞华　夫人有何紧要之事，要老夫請假回来？

陆夫人　哼，你还来問我？你选的好女婿！

张瑞华　夫人不要生气，有話慢慢言講。

陆夫人　唉！我女儿的性命就要断送了，你还不快快去看上一看，再迟呀，恐怕就不能見面了！

张瑞华　啊！难道得了什么病症不成？

陆夫人　比病还厉害呢！

张瑞华　有这等事！夫人且請回房，待老夫前去看过。

〔陆夫人下〕

张瑞华　吩咐人役們走上。

家　院　人役們走上！

〔四龙套两边上〕

张瑞华　打道赵府！

四龙套　啊！

〔众圆場。四龙套下〕

家　院　門上哪位在？

〔赵府院子上〕

院　子　何事？

家　院　张尙書到。

院　子　有請老夫人！

〔赵安人上〕

赵安人　何事？

院　子　张尙書到。

赵安人　张尙書到了！快快有請！

院　子　有請。

〔赵安人出迎，张瑞华同进門介。家院、旗牌下〕

赵安人　不知亲翁駕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张瑞华　恕我寒温不叙。我女儿怎么样了？

赵安人　媳妇倒很賢德，身体亦甚好哇。

张瑞华　（背供介）这是什么緣故啊？

〔赵啓賢上〕

赵启賢　（唱）坐書房忽听得母亲传唤，

　　　　　　且看他老尙書怎破疑团！

　　　　参見伯父！

张瑞华　为何如此称呼？豈有此理！

赵启賢　請到小侄書房，有話面稟。

张瑞华　好好，看你說些什么。走走！

〔张瑞华随赵啓賢下〕

赵安人　好了，好了。亲家老爷到此，当面說明，这个小畜生，恐怕会回心轉意了。小蕙哪里？

〔小蕙上〕

小　蕙　参見老夫人！

赵安人　請你家小姐出堂。

小　蕙　有請小姐！

〔张玉貞上〕

张玉貞　一身似海风波险，度日如年泪不干。
婆婆何事？

赵安人　你父亲来了，現在書房与你丈夫說話去了，少时就要来的。你們父女見面，有話尽管言講。

张玉貞　（喜介）哦，我父亲来了！（背供介）爹爹到此，张玉貞有了出头之日了！

〔张瑞华由下場門上，赵啓賢随上〕

张瑞华　（唱西皮搖板）
　　不賢女偷奸事令人可恨，
　　这教我年迈人顏面何存！
　　不料想我张門遭此不幸，
　　活活地气煞我年迈之人！

张玉貞　女儿参見爹爹！

〔张瑞华足踢张玉貞，张玉貞仆地介〕

张瑞华　畜生！我张門不幸，生下你这无耻賤人，敗坏門风，眞眞气煞我也！

〔赵安人扶张玉貞起，张玉貞吐血介〕

赵安人　住了！女儿虽是你的，媳妇却是我的，你今打駡，是何道理？

张瑞华　（出示碧玉簪介）奴才！想这碧玉簪乃是你母亲心爱之

物，无端贈送情人。現在眞凭实据在此，你还不快快与我死！

小　蕙　（背供介）什么碧玉簪？哎呀老爷呀，不是奴婢多口，这碧玉簪并沒有送与他人，是借与顧媽媽的。

张瑞华　什么顧媽媽？有話快些講来！

小　蕙　您把小姐打得这个样儿，已然吐血啦！等我把小姐搀回屋去，养歇养歇，回来我再跟您說。（扶张玉貞下）

赵安人　哪里来的碧玉簪哪？又有什么顧媽媽在內？眞把我鬧糊塗了！

〔小蕙上〕

小　蕙　这碧玉簪的事儿，奴婢一概尽知。

张瑞华　你快快講来！

小　蕙　小姐出嫁的前几天，顧媽媽来看小姐，看見这支碧玉簪，她說好看得很，要借去做个样子，隔几天就送来。我們因为忙着小姐出嫁的事情，大家就全都忘啦。您說这碧玉簪到底儿是怎么一回事儿呀？您也不用生气，待奴婢去找顧媽媽，把它取回来就是啦。

张瑞华　哪个顧媽媽？

小　蕙　就是那个顧媒婆，常到我們家来的那个！

〔家院暗上〕

张瑞华　家院，带四名家将，速将顧媒婆抓来見我！

家　院　是。（下）

赵安人　这借簪的事儿也平常的很，你們为何如此惊天动地？老身我越发地糊塗了！

赵启賢　（背供介）碧玉簪旣未取回，为何又在这賤人手中？这倒奇怪了！

〔家院带顧媒婆上〕

顧媒婆　今日烏鴉叫，恐怕要糟糕。

顧媒婆参見大人！

张瑞华　还不与我跪下！

〔顧媒婆跪介〕

张瑞华　我来問你，这碧玉簪之事，你据实說来，还可輕恕你的罪名；如若不然，送交有司衙門，将你处死！快講！

顧媒婆　大人您不用生气，这碧玉簪不是我要借的，是令亲陆少庄陆公子打算娶小姐为妻不能到手，后来听說許配这儿的赵相公，他心中不服，要想破坏这門亲事，因此叫我前去借这碧玉簪，他就假写書信一封，将这碧玉簪封在信內，暗暗叫我摆在新人房里。此后的事，我就不知道啦。

赵安人　你这个东西，害得我媳妇好苦！

张瑞华　哦，原来如此。賢婿你都听見么？

赵启賢　且慢！这封書信是不是令嬡写的，还請对过笔迹，方可相信。

张瑞华　（冷笑介）嘿嘿嘿……可以。小蕙，你請小姐写一张字来，对过笔迹。

小　蕙　我去請她写来。（由上場門下）

张瑞华　家院，将这坏东西送到有司衙門，先行看管。

家　院　遵命！

顧媒婆　設計害人不用刀，今天也要下监牢。

〔家院带顧媒婆下。小蕙携字条上〕

小　蕙　老爷請看。

张瑞华　（看字条介）賢婿，你去对来！

赵启賢　(对笔迹)哎呀！这笔迹完全不同啊。是我对不起妻子了！

〔赵啓賢向张瑞华拜介〕

赵启賢　此事小婿都已明白，实实对不起令嬡。岳父大人在此，小婿这里領罪了。

〔张瑞华不理介〕

赵安人　亲家老爷不要生气，都是我这畜生莽撞了。

张瑞华　安人，你生得好儿子！

赵安人　慚愧！

张瑞华　我也不必說了，今将女儿交付与你，如有半点差錯，我来向你要人。左右，打道回府！

〔四龙套、旗牌上〕

赵启賢　送岳父！

张瑞华　不消！

〔四龙套、旗牌、张瑞华下〕

赵安人　你这畜生，怎么对得起你的媳妇！

赵启賢　孩儿知罪了。請母亲好好解劝媳妇，孩儿就此上京赴考去了，若能得中，儿便回来；若不得中，孩儿也就不回来了。

赵安人　胡說！无論中与不中，都要回来，媳妇那边我替你解劝就是。

赵启賢　孩儿就此告辞了！

(唱)只怪我太粗心指鹿为馬，

赵安人　(唱)还望你中科第早早回家。

〔众分下〕

第十六場

〔陆夫人上〕

陆夫人　(唱)恨老奴把女儿糊塗婚配，
　　　到如今且看他怎样安排。
老爷到赵府去了，为何还不回来！

〔张瑞华上〕

张瑞华　(唱)老年頓覚风尘苦，
　　　一世都为儿女忙。

〔家院暗上〕

家　院　老爷回府！

陆夫人　老爷回来了？你选的好女婿，現在怎么样了？

张瑞华　我选得女婿本来不錯。你呀，生得好侄儿！

陆夫人　啊！此話怎講？

张瑞华　我們坐下来講。你家侄儿陆少庄，因求婚未成，串通顧媒婆借去女儿碧玉簪，假写情書一封，叫那顧媒婆暗置新人屋里，果然被这書呆子拾着，因此鬧此笑話。

陆夫人　这还了得！家院，預备車辆伺候！

家　院　是。

陆夫人　老爷一路风尘，后堂休息。我就此回家，同那畜生定要拚个高下！

张瑞华　但凭于你。(下)

〔家院上，车夫随上〕

家　院　車辆齐备。

陆夫人　(唱)这桩事把好人輕輕錯怪，(上车介)
却原来不肖侄他是禍胎。

〔众同下〕

第 十 七 場

〔陆少庄疯癫状，扶小丑院子上〕

陆少庄 （唱）一心要把他人害，
果然美人到我怀。

〔陆少庄与丑院子調情介〕

陆少庄 （唱）像你这千娇百媚眞可爱，

丑院子 我不是你表妹呀！

陆少庄 （唱）我和你一对儿魚水和諧。

丑院子 相公病到这个样子，别胡鬧啦，您坐下养养病吧。

陆少庄 我有病嗎？（吐血笑介）我的病为你作的。

丑院子 我这模样，不配。哎呀，我不是您表妹！（見蜻蜓介）哪儿飞的蜻蜓？

陆少庄 哈哈哈……是个美人？

丑院子 不是呀，是个蜻蜓。

陆少庄 呃，亲人！不錯不錯，是亲人。待我将她抱来。

〔陆少庄起立捉蜻蜓，仆地、又起，又仆，吐介，丑院子扶陆少庄坐介〕

丑院子 相公，您吐血已經一个多月啦，还是这个样子，我看您的病怎么好！

〔陆夫人、家院上〕

陆夫人 畜生在哪里？（見陆少庄介）啊！怎么病到这般样子了？

丑院子 叩見姑太太！我家少爷吐血一个多月啦，还是滿口胡說，已經成了疯子啦。少爷醒醒，姑太太来啦。

陆少庄 啊！表妹嗎？

陆夫人 眞是疯了！

陆少庄 表妹我想得你好苦哇！（欲起无力又坐介，吐介）表 妹 你

来啦？

（念“扑灯蛾”）

一見表妹心欢暢，心欢暢，

害我相思断了腸，断了腸。

看你风流娇模样，

赶快随我配鸞凰，配鸞凰！（吐介、死介）

丑院子　姑太太，公子死啦。

陆夫人　家院，你将他装殮好了。

〔丑院子、家院移陆少庄尸下。车夫、家院上〕

陆夫人　我兄嫂双亡，只留此一子，又不肯学好，弄到这般天地，也是怪可怜的。（哭介）家院，回府去吧。

〔陆夫人、车夫、家院下〕

第十八場

〔小蕙扶张玉貞上〕

张玉貞　（唱二黃快三眼板）

可恨奸人巧誣陷，

薄命自伤怨紅顏。

独坐閨房愁无限，

滿腹冤屈向誰言？

一心早想寻短見，

又怕丑名誤流传。

无端苦酸郎輕賤，

落得孤身病懨懨。

小　蕙　小姐不必伤心啦，現在事情都明白啦，您就好好养病吧。

〔赵安人上〕

赵安人　可怜娇子如呆子，錯把好人作坏人。

张玉貞　婆婆来了？

赵安人　媳妇，病可好些么？你也不要生气了，我这个畜生，不知好歹，冲撞于你；看在老身面上，饒恕他吧。

张玉貞　婆婆說哪里話来？媳妇自到此地，受尽他百般欺侮，不是婆婆十分疼爱，媳妇么，恐早已不在人世了！

（哭介）

赵安人　你不要再講了，說起来老身慚愧得很。小蕙，你好好服侍小姐，老身去看医生来了无有。正是：望她保重千金体，要訳婆姑一片心。（下）

小　蕙　小姐，你看老夫人这么疼您，看在她老人家的面上，也要保重才是呀。从前的事，已經水落石出啦，您还有什么想不开的！

张玉貞　难得婆婆如此疼爱。小蕙，搀扶了！

（唱二黃搖板）

虽然是破奸謀事已明显，

想起那薄情郎泪落如泉。

〔小蕙扶张玉貞下〕

第十九場

〔四青袍、赵啓賢上〕

赵启賢　（唱）幸今日得高中家門回轉，

忆往事对娇妻怎样开言。

下官、赵启賢。上京应考，蒙圣恩欽点状元。請假省亲，到此已离淮揚不远。左右，趲行者！

四青袍　啊！

赵启賢　（唱）都只为中奸計被人欺騙，

归家去拜高堂一家团圆。

〔众同下〕

第二十場

〔赵安人上〕

赵安人　(唱)幸亏我将賢媳殷勤劝解，

但不知那蠢儿何日归来。

〔家院上〕

家　院　启禀老夫人：少爷得中头名状元，回家来了。

赵安人　有这等事！快快叫他进来！

家　院　有請少爷！

〔赵啓賢上〕

赵启賢　母亲在上，孩儿拜見！

赵安人　一旁坐下。你今得中状元，眞乃可喜之事，这也是祖宗的蔭德。凭你从前的行为，恐怕无有这样的造化。家院，快請少奶奶出堂！

家　院　有請少奶奶出堂！

〔张玉貞、小蕙上〕

张玉貞　且喜閨中新病起，忽听堂上喚儿声。

赵启賢　夫人，下官有礼了！

张玉貞　(不理介)婆婆何事？

赵安人　媳妇快快坐下。你丈夫得中状元回来，請有封誥在此。小蕙，你将凤冠霞帔替小姐穿戴起来。

小　蕙　是。

张玉貞　且慢！媳妇做事不端，不敢仰攀公子。媳妇在此情願侍奉婆婆到百年之后，就要出家修行的。这凤冠霞帔么，媳妇是不配穿戴的。

赵安人　休得如此。(向赵啓賢)你这个畜生，自己把事做錯，还不上前賠礼！

赵启賢　(向张玉貞)千不是万不是，都是为丈夫的不是，从前一时莽撞，还求夫人原諒。

〔张玉貞仍不理，掩泪介〕

赵安人　媳妇，这畜生的行为，难怪你生气，他今已經知罪，你饒恕了他吧！

张玉貞　婆婆待我恩重如山，凡事都可从命；惟有这桩事么，媳妇寃屈，婆婆是知道的了，万不能与他和好。

小　蕙　您看老夫人这么着急，小姐还是应允了吧。

赵安人　好媳妇，你若再不应允，喏喏喏，老身替这畜生与你跪下了。

张玉貞　(扶赵安人介)哎呀！婆婆不要如此，媳妇遵命就是。

赵安人　小蕙，替你家小姐穿戴起来。

小　蕙　是啦！

〔张玉貞更衣介〕

赵安人　老身已然吩咐备下酒筵，你我合家要欢叙一番便了。正是：

一篇儿女糊塗賬，

累得高年終日忙，

张玉貞　从今一洗沉寃枉，

〔赵啓賢牵张玉貞衣服介，张玉貞避介，叹介〕

赵启賢　得你回心效鸞凰。

哈哈哈……

〔尾声，众同下〕

統一書号：10071·459
定　　价：(7) 0.37元